

點圈

百子全書

掃葉山房發行

西平子集卷之五

五言古詩

穆天子傳序

穆天子傳出汲冢晉荀勗校定為六卷有序言其事雖不典其文甚古頗可觀覽予攷書序稱穆王饗國百年堯荒太史公記穆王賓西王母事與諸傳說所載多合則此書蓋備記一時之謠不可厚誣也春秋之時諸侯各有國史多麗雜之言下逮戰國王迹熄而聖言湮處士橫議而異端起人人家自為說求其欲不麗雜其可得乎其書紀王與七萃之士巡行天下然則徒衛簡而徵求寡矣非有如秦漢之千騎萬乘空國而出也王之自數其過及七萃之規未聞以為迂也登羣玉山命邢侯攻玉而不受其牢是先王恤民之法未嘗不行至遇雨雪士皆使休獨王之八駿超騰以先待輒旬日然後復發去是非督令致期也其承成康熙治之餘百姓晏然雖以徐偃王之力行仁義不足以為倡而搖天下以知非有暴行虐政而君子猶以王為獲沒於祗宮為深幸足以見人心之危之如此也是豈可效哉是豈可效哉存其書者固可以覽其古徵其事者又安可不攷其是非歟南臺都事海岱劉貞庭幹菴藏是書懼其無傳暇日稍加雠校訛舛命金陵學官重刊與博雅之士共之諡予題其篇端云時至正十年歲在庚寅春二月二十七日壬子北岳王漸玄翰序

二十六年正月廿九日

...

...

...

...

...

...

...

...

...

...

...

...

穆天子傳卷一

晉 郭璞註

古文

飲天子鬪音消山之上。戊寅天子北征乃絕漳水。絕猶截也漳水今在鄆縣庚辰至于口。觴天子于盤石之上。

觴者所以進酒因云觴耳。天子乃奏廣樂。史記云趙簡子疾不知人七日而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廣樂義見此

載立不舍。言在車上至于鈞山之下。即鈞山今在常山石邑縣鈞音邢癸未雨雪天子獵于鈞山之西阿。阿山

於是得絕鈞山之隊。隊謂谷中險阻道也音遂北循庠沱之陽。庠沱河今在鴈門兩城縣陽水北迤音橐駝之駝乙酉天子北升于

口。天子北征于犬戎。國語曰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不從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不至紀年又曰取其五王以東犬戎口胡觴天

子于當水之陽。天子乃樂口賜七萃之士戰。萃集也聚也亦猶傳有輿大夫皆聚集有智力者為王之爪牙也庚寅北風雨雪。

詩曰北風其涼雨雪其霧天子以寒之故命王屬休。令王之徒屬休息也甲午天子西征乃絕隴之關隘。隴阪也疑北

西已亥隴鴈門山也音俞己亥至于焉居禺知之平。疑皆國名辛丑天子西征至于鄆人。鄆國名音肯切河宗之子孫

鄆栢絮。伯爵絮名古伯字多以木且逆天子于智之口。先豹皮十良馬二六。古者為禮皆有以先之傳曰先進乘韋天子使井

利受之。井利穆王癸酉天子舍于滌澤。一宿為舍乃西釣于河以觀口智之口。甲辰天子獵于滌澤。

於是得白狼玄貉馬以祭於河宗。以將有事于河奇此復故用之漢武帝郊祀得一角白鹿以為祥瑞亦將燎祭之類丙午天子飲于河

水之阿。阿水天子屬六師之人于鄆邦之南。滌澤之上。屬猶會也戊寅天子西征驚行至于陽紆之

山。驚猶馳也紆音嘔河伯魚夷之所都居。無夷馮夷也山海經云水夷是惟河宗氏。河四瀆之宗主河者目以為比河宗伯夫逆天

子燕然之山。伯天勞用束帛加璧。勞卸勞也。五兩為一束。兩今之二丈。天子使都父受之。都父，都公謀父。作祈招之詩者。

癸丑天子大朝于燕口之山。河水之阿。蓋朝會郡官。告將禮河也。乃命井利梁固。梁門大夫。韋將六師。日也。天子

命吉日戊午。詩曰：吉日庚午。天子大服冕褱。冕冠。褱衣。蓋王后之上服。服。帔帶。帔，音弗。天子。摠芻。摠，音長。三

推頭一名玃，亦謂之大。摠，音忽。左右奉璧。南面立于寒下。寒下，曾祝佐之。曾重也。傳官人陳牲。全

五口具。牛羊之品曰生體。完曰全牲。或曰全色純也。傳曰：牲全肥膷。天子授河宗璧。河宗伯天受璧。西向沈璧于河。河位載

再拜稽首。稽首，首至地也。祝沈牛馬豕羊。河宗曰：命于皇天子。加皇者，尊上之。河伯號之。呼穆帝曰穆滿。以名

也。言謚蓋後。記事者之辭。女當永致用音事。語穆王當長。幹理世事也。南向再拜。穆王河宗又號之。帝曰：穆滿。示女春山

之珙。山海經：春字作鍾音同。耳言此山多珍寶奇怪。詔女崑崙。舍四平泉七十。疑皆說崑崙山上事物。乃至于崑崙之丘。以觀

春山之珙。皆河伯與穆王詞語。賜語晦。月終為晦。言蓋賜女受終福。天子受命。南向再拜。伯命己未。天子大朝于黃之

山。將禮河而去。乃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珙器。省河所視禮圖。天子之珙。曰河圖。玉果。石似美玉。所璿珠

璿玉類。燭銀。銀有精光如燭。黃金之膏。金膏亦猶玉膏。皆其精洵也。天子之珙萬金。珙百金。士之珙五十金。鹿人

之珙十金。自萬金以下宜次言。諸侯之珙千金。大夫之珙百金。此書殘缺。集錄者不續。以見闕文耳。天子之弓射人。步劍牛馬犀。器千金。

步劍疑步光之劍也。犀似水牛。犀脚脚為三角黑色。天子之馬走千里。勝人猛獸。言猛勢。言駭也。天子之狗走百里。執虎豹。言勛力壯

也。伯夭曰：征鳥使翼。曰：鳥焉。音緣。鴉也。鶴雞飛八百里。即鷓鴣也。鷓鴣難也。名獸使足。走千里。狡狍。野馬

走五百里。狡狍，獅子亦食虎豹。野馬亦如馬而小。狡音後。狍音倪。邱邱距虛走百里。亦馬屬。尸子曰：距虛不擇地而走。糜

口二十里。獸能走里數遠近。曰：伯天皆致河曲。典禮也。自此以上事物皆河圖。數載河伯以為禮禮穆王也。乃乘渠黃之乘。

為天子先先驅導以極西土極乙丑天子西濟于河口爰有温谷樂都温谷言冬暖也歲河宗

氏之所遊居伯天之別州邑丙寅天子屬官效器會官司閱乃命正公郊父正公謂三上公天子受物

憲憲教令也管用伸八駿名口八駿之乘在下以飲于枝沛之中水岐成沛沛積石山

金成河間縣南河天子之駿駿者馬之美稱赤驥世所謂盜驪為馬細頭白義音止踰輪山子渠黃華駟色

華而赤今名馬標赤綠耳北唐之君來見以一駒馬是生綠耳魏時鮮甲獻千里馬白

者為素駒素駒赤也綠耳色而兩耳黃名曰黃耳即此類也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為名號耳業

史記造父為穆王得盜驪華駟綠耳之馬御以西狗重工徹止翟猴口黃南口來白皆駁狗之

類之天子之御造父三百下云三百耿脩及造父善御穆王封之曰天子是與出口入藪田

獵釣弋射也天子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盈猶而辨於樂辨作遊後世亦追數吾過乎穆王

過度行輒忘歸故作此言以自警也七萃之士口天子曰後世所望無失天常奉天時也農工既得歲豐男女衣食無

寒也百姓瑤富富者官人執事各視故天有嘗音民口氏響音何謀於樂言不規樂及何意之忘

德慎與民共利世以為常也天子嘉之善其賜以左佩華也玉華之佩乃再拜頓首

德也

也

也

也

古文

口伯夭口口封膜畫于河水之陽膜畫人名疑音莫以為殷人主主謂主其祭祀言同姓也丁巳天子西南井口之

所主居似說古之賢聖所居爰有大木碩草碩大也爰有野獸可以畋獵戊午昌口之人居古時字獻酒居慮各獻酒

百口于天子百下脫颯酒器名天子已飲而行遂宿于昆侖之阿赤水之陽昆侖山有五色水赤水出東南隅而東北流皆見山

爰有鸚鳥之山鸚音甄一名旃天子三日舍于鸚鳥之山口吉日辛酉天子升于昆侖之丘以觀黃

帝之宮黃帝巡遊四海登昆侖山起宮室于其上見新語而封口隆之葬隆上字疑作豐豐隆筮御雲得天壯卦變為雷師亦猶黃帝橋山有墓封謂增島其土

也以標顯之耳以詔後世詔謂語之癸亥天子具蠲齊牲全以禮口昆侖之丘蠲者潔也齊祭神曰禮書天子禮于六宗蠲音圭甲

子天子北征舍于珠澤此澤出珠因名之曰今越雋平澤出青珠是以釣于流水曰珠澤之藪方三十里澤中有草者為藪

爰有翟葦莞蒲莞菴蒲或曰莞蒲齊名耳闕西云莞音九芡黃今葶蒹蒹荷也似翟葦屬詩曰乃獻白玉口隹字音倍而細音煎芡四月秀乃獻白玉口隹

口角之一口三可以口沐乃進食口酒十口姑劓九口亦味中糜胃而滑中猶合也因獻食馬三百

可以供爾膳者牛羊三千天子口昆侖此以上似說封人於昆侖山旁以守黃帝之宮南司赤水而北守春山之寶破

崇表聖德因用顯其功迹天子乃口之人口吾黃金之環三五空邊等為環朱帶貝飾三十淮南子曰其貝帶駿隸是也工布

之四口吾乃膜拜而受今之胡人禮佛舉手加頭稱天子又與之黃牛二六牲以為犧以三十口

人于昆侖丘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唯天下之高山也孽木口

華畏雪天子於是取孽木華之寶持歸種之孽音滋曰春山之澤清水出泉温和無風然條適也飛鳥百獸

之所飲食。先王所謂縣圃。淮南子曰昆侖去地一萬一千里上有曾城九重或上倍之是謂閭

但相近耳又曰實唯帝之平圃也天子於是得玉策枝斯之英。英玉之精華也尸子曰龍泉有玉英山海經曰黃帝乃取崑崙山之玉策而投之鍾山之陽是也

曰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棲也。爰有口獸食虎豹如麋而載骨盤曰始如麋小頭大鼻

麋麋是也爰有赤豹白虎。詩云赤豹黃羅能羅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今華陰山有野牛山羊肉皆千斤爰有白鳥青鸞

執犬羊食豕鹿。今之鸞赤能食獐鹿曰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為銘迹於縣圃之上以詔後世。謂勒石銘

功德也秦始皇漢武帝巡守登名山所在刻石立表此之類也壬申天子西征甲戌至于赤烏之人其獻酒千斛于天子食馬

九百羊牛三千糝麥百載。稌似黍而不粘天子使祭父受之曰赤烏氏先出自周宗。與周同始祖大王亶父

即古公亶父字也之始作西土。言作興於岐山之下今邑在扶風美陽是也封其元子吳太伯于東吳。太伯讓國入吳因即封之子吳詔以

金丹之刑。南金精利故語其刑法也賄用周室之璧。賄贈也封丕瑩臣長季綽于泰山之風妻以元女詔以玉

石之刑。昆侖山出美玉石處故以語之以為周室主天子乃賜赤烏之人口其墨乘四。周禮大夫乘墨車黃金四十鎰

二十兩為鎰貝帶五十朱三百裹刀乃膜拜而受。裹音罪過之過牙名赤烏人名也曰口山是唯天下之良山也寶

玉之所在嘉穀生之草木碩美天子於是取嘉禾以歸樹于中國。漢武帝取外國香草美菜種之中國曰天子五

日休于口山之下乃奏廣樂赤烏之人乃好獻女于天子。思好也文聽女列為嬖人。一女名聽下一女名

失曰赤烏氏美人之地也寶玉之所在也己邠天子北征趙行口舍。趙猶起騰舍三十里庚辰濟于洋水

洋水出崑崙山西北隅而東流洋音詳辛巳入于曹奴之人戲觴天子于洋水之上。戲國人名也乃獻食馬九百牛羊

七千糝米百車天子使逢固受之。逢固周大夫天子乃賜曹奴之人戲口黃金之鹿銀口。今所在地中得玉牝

以金狗之類此皆書者貝帶四十朱四百裹戲乃膜拜而受壬午天子北征東還從東頭甲申至

於黑水水亦出崑崙山西西膜之所謂鴻鷺西膜沙漠之鄉以言外域人名物與中華不同春秋叔弓敗莒師于瀆水穀梁傳曰狄人謂瀆泉失

從主人之類也於是降雨七日天子留骨六師之屬穆王馬駿而御良天子乃封長肱于黑水

之西河即長臂人也身如中國臂長三丈魏時在赤海中是惟鴻鷺之上以為周室主是曰留

骨之邦因以辛卯天子北征東還乃循黑水癸巳至于羣玉之山山海經云羣玉山西王母所居者容口氏之

所守曰羣玉田山口知阿平無險言邊無險阻也四徹中繩言皆平直先王之所謂策府言往古帝王以為藏書冊之府所謂

藏之名寡草木而無鳥獸言純玉爰有口木西膜之所謂口天子於是取玉三乘玉器服物佩

屬於是載玉萬隻隻玉為貳見左氏傳天子四日休羣玉之山休遊息也乃命邢侯待攻王者待留之也邢今

孟秋丁酉天子北征口之人潛時潛時名也觴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獻良馬牛羊天子以其邦之攻

玉石也不受其牢重慎費其牢北禮也伯夭曰口氏檻口之後也天子乃賜之黃金之罍三六即孟也徐

朱三百裹潛時乃膜而受戊戌天子西征辛丑至于劓閭氏音倚天子乃命劓閭氏供食六師之

人天子六軍詩曰周于邁六師及之于鐵山之下壬寅天子登于鐵山乃徹祭器于劓閭之人以祭餘温歸乃

膜拜而受温歸名也天子已祭而行乃遂西征丙午至于鷄韓氏爰有樂野温和稌麥之所草此字

下早疑犬馬牛羊之所昌昌猶盛也寶玉之所口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行之中行墳之下乃命六師

之屬休已酉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行之中鷄韓之人無鳧乃獻良馬百匹

用牛三百可服良犬七千調習牝牛二百野馬三百牛羊二千稌麥三百車天子乃賜之黃金

銀罌四七。貝帶五十。朱三百。裹變口。鵬宮無息。上下乃膜拜而受。疑古上下字今庚戌天子西

征。至于玄池。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是曰樂池。因改名為廣樂池。猶漢武改祠鄉為聞喜之類。

天子乃樹之竹。種竹池邊是曰竹林。竹林或為林者為林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謂茂苑。

天子於是休獵。於是食苦。苦少名可食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於黃鼠之山西口。乃遂西征。癸亥。至

于西王母之邦。

古文

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西王母如人虎齒蓬髮戴勝香嘯紀年穆王十七年西征崑崙崑崙見西王母其年來見賓于昭公乃執白圭玄璧

以見西王母。執贊者致敬也好獻錦組百純。口組三百純。純足端名也周禮曰純帛西王母再拜受之

口乙丑。天子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謠。徒歌曰白雲在天山。陟陵自出道里悠

遠山川間之。間音諫將子無死。將請也尚能復來。尚庶幾也天子荅之曰。子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

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顧還也復反此野見汝也天子遂驅升于弇山。弇山日入所也乃紀丌跡于弇山

之石。銘題也而樹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言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之山還歸。丌口世民作憂以吟曰。北

徂西土。徂往也爰居其野。虎豹為羣。於鵲與處。於讀也嘉命不逸。言守此一方我惟帝。帝天也天子大命而

不可稱。顧世民之恩。流涕焮隕。吹笙鼓簧。簧在室中中心翔翔。變無薄也世民之子。唯天之望。所瞻也丁未

天子飲于溫山。口考鳥。紀年曰穆王見西王母西王母止之曰有鳥鵲人疑說此鳥脫落不可知也己酉。天子飲于滹水之上。滹音淑

乃發憲命。憲謂法令詔六師之人。口其羽。爰有口數水澤。爰有陵行平陸。大阜曰陸碩鳥解羽。六師

之人。畢至于曠原。言將獵也下云北至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山海經云大澤方千里羣鳥之所生及所解紀年曰穆王北征行積羽千里皆謂此野耳曰。天

子三月舍于曠原。口天子大饗正公諸侯。王勒七萃之士。勒猶勞也于羽琫之上。下有羽陵疑亦同乃奏廣

樂。口六師之人。翔斂于曠原。翔猶遊也得獲無疆。無疆無限也鳥獸絕羣。言取盡也六師之人。大敗九日。乃駐

于羽之口。收皮效物。物謂毛色也詩九十維物債車受載。債猶借也天子於是載羽百車。十羽為審百羽為搏十搏為縛見周官

己亥天子東歸六師口起庚子至于口之山而休以待六師之人庚辰天子東征癸未至于戊

口之山智氏之所處口智口往天子于戊口之山勞用白驂二疋驂騂也野馬野牛四十守犬七

十任守備者乃獻食馬四百牛羊三千曰智氏口天子北遊于繡子之澤智氏之夫獻酒百口于天

子天子賜之狗瓊采疑玉名黃金之嬰二九貝帶四十朱丹三百裏桂薑百口乃膜拜而受乙酉

天子南征東還己丑至于獻水乃遂東征飲而行乃遂東南己亥至于水纜之山三周若城山

周匝三重狀如城壘閼氏胡氏閼音過之所保天子乃遂東征南絕沙衍沙衍水中辛丑天子渴于沙衍中

無水求飲未至七萃之士高奔戎刺其左驂之頸取其青血以飲天子今西方羌胡刺馬咽取血飲渴亦愈天子

美之乃賜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頓首古稽字天子乃遂南征甲辰至于積山之邈爰有夢相

曰焉余之人命懷命懷人名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裏命懷乃膜拜而受

乙巳口諸飭獻酒于天子諸飭亦人名音徒牛之徒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裏諸飭乃膜拜而

受之

西王母再拜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裏西王母再拜獻酒于天子天子賜之黃金之嬰貝帶朱丹七十裏

穆天子傳卷四

古文

庚辰至于涵水濁繇氏之所食。山海經曰有川名曰三辛。天子東征癸未至于蘇谷骨飭氏

之所衣被。言谷中有草木皮可以為衣被。乃遂南征東還丙戌至于長泚重醜氏之西疆。疆界也。天子升于

長泚乃遂東征庚寅至于重醜氏黑水之阿爰有野麥。自然也。爰有蒼莖。祇謹也。西膜之所謂木禾

木禾粟類也長五尋大五圍見山海經云重醜氏之所食爰有采石之山。出文采也。重醜氏之所守曰枝斯璿瑰。璿瑰

左傳曰贈我以璿瑶亦五名琅玕石似珠也璿瑰旋回兩音璿音遙琅玕兩音玲瓏皆五名皆無珎琪玉屬也于徽尾無

凡好石之器于是出。此盡出也。孟秋癸巳天子命重醜氏共食天子之屬。音共言不也。五日丁酉天

子升于采石之山於是取采石焉天子使重醜之民鑄以成器于黑水之上。今外國人所鑄作器者亦皆石類也

器服物佩好無疆曰天子一月休秋癸亥天子觴重醜之人觶觶乃賜之黃金之罍二九銀烏

一隻貝帶五十朱七百裏箛箭桂薑百箇終繡雕宮觶觶乃膜拜而受乙丑天子東征觶觶送

天子至于長沙之山。口隻天子使柏天受之柏天曰重醜氏之先三苗氏之口處以黃木躡銀

采口乃膜拜而受。三苗舜所寵於三危山者丙寅天子東征南還己巳至于文山西膜之所謂口觴天子于

文山西膜之人乃獻食馬三百牛羊二千糝米千車天子使畢矩受之曰天子三日遊于文

山於是取采石。以有采石故號之山壬寅天子飲于文山之下文山之人歸遺歸遺名也乃獻良馬十駟。四馬

用牛三百守狗九十牝牛二百以行流沙。此牛能行流沙中如橐駝天子之憂馬憂牛。憂猶髡也山海經云髡馬如馬足四蹄皆

穆天子傳四 一掃葉山房

百龍狗龍其謂猛狗豪羊似髦以三十祭文山。又賜之黃金之罍二九貝帶三十。朱三百裏

桂薑百賞。歸遺乃膜拜而受。祭酉。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黼駟疑華駟字而左綠耳。右驂赤龍古

字而左白儀古義字。天子主車造父為御。茵茵為右。次車之乘次車副車。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右盜驪

而左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天子乃遂東南翔行。馳驅千里一舉轡千里行如飛翔。至于巨

蒐之人。猶奴乃獻白鵠之血以飲天子。所以飲血益人。因具牛羊之湏。湏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為湏。音寒。凍反。以洗天

子之足。令肌及二乘之人。謂主天子車及副車者也。甲戌。巨蒐之猶奴。觴天子于焚留之山。乃獻馬三百。牛

羊五千。秋麥千車。秋麥木也。膜稷三十車。稷粟也。膜未聞。天子使柏天受之。好獻枝斯之石四十。精者為英。箇器

鬻龜珙佩百隻。琅玕四十。饒選十篋。疑此紉葛之屬。天子使造父受之。口乃賜之銀木菹采。黃金之罍

二九貝帶四十。朱三百裏。桂薑百賞。猶奴乃膜拜而受。乙亥。天子南征。陽紆之東尾。尾山後也。乃遂

絕。瑟晉之谷。已至于鞮。瑯河之水北阿。爰有鬻漈之口。河伯之孫。今西有渠搜。國疑鬻渠字。事皇天子之山。

有模。槿其華。是食明后。模。槿木名。后君也。槿音謹。天子嘉之。賜以佩玉一隻。柏天再拜稽首。癸丑。天子東征。

柏天送天子至於鄙人。鄙。柏絮觴天子于澡澤之上。斲多之泖。泖水。淮水。河水之所南還。還。回也。音旋。曰

天子五日休于澡澤之上。以待六師之人。戊午。天子東征。顧命柏天歸于丌邦。天子曰。河宗正

也。柏天再拜稽首。辭去也。天子南還。升于長松之隘。坂有長松。孟冬壬戌。至于雷首。雷首山名。今在河東蒲坂縣南也。

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乃獻食馬四六。天子使孔牙受之。曰。雷水之平寒。寡人具犬馬羊

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記異也。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鬯之隘。音丙寅。天子至于鈺山之

牛。爰有黑牛白角。爰有黑羊白血。記異也。癸亥。天子南征。升于鬯之隘。音丙寅。天子至于鈺山之

隊東升于三道之隘乃宿于二邊毛班毛班伯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之命葵酉天子命

駕八駿之乘赤驥之駟造父為御衛之先也南征翔行選絕翟道翟道在隴西謂截隴坂過驅千里遂入于宗周官人進白鵠之血以飲天子以洗天子之足亦謂乳也造父乃具羊之血以飲

四馬之乘與王同車御右之屬左傳所謂四乘是也庚辰天子大朝于宗周之廟乃里西土之數里謂計其道里西征還里天下億有九萬里曰自宗周灑水以西灑水今在洛西洛即成周也音纏至于河宗之邦陽紆之山三千有四百

里自陽紆西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至于珠余氏及河首千又五百里自河首襄

山以西南至于春山珠澤昆侖之丘七百里自春山以西至于赤烏氏春山三百里東北還至

于羣玉之山截春山以北截猶阻也自羣玉之山以西至于西王母之邦三千里自西王母之邦

北至于曠原之野飛鳥之所解其羽所謂解毛之處千有九百里自宗周至于西北大曠原按山海經云羣鳥所

集澤有兩處一方百里一方千里即此大曠原也萬四千里乃還東南復至于陽紆七千里還歸于周三千里各行兼

數三萬有五千里吉日甲申天子祭于宗周之廟告行反也書大傳曰反必告廟也乙酉天子口六師之人于

洛水之上丁亥天子北濟于河口鞅之隊以西北升于盟門九河之隘盟門山今在河北尸子曰河出于盟門之上

乃遂西南仲冬壬辰至蘄山之上乃奏廣樂三日而終吉日丁酉天子入于南鄭今京北鄭縣也紀年穆王

元年築祗宮于南鄭傳所謂王是以獲没于祗宮者

穆天子傳卷五

古文

寶處曰天子四日休于漭澤今平陽漢澤縣是也音漢特於是射鳥獵獸丁丑天子口雨乃至祭父自圃鄭

來謁鄭有圃田因云留昆歸五百枚留昆國見紀年陵翟致賂國也音陵良馬百傳曰文歸畢之寶

畢國名言翟謂平也以詰其成詰猶責也陵子高胡口東牡夷狄有德者見許男于洧上男爵也許國

前取此寶也音翟祭父以天子命辭曰去茲羔用玉帛見禮男執蒲璧許男許男不敢辭命還取束

帛加璧口毛公舉幣玉毛公即毛班也是日也天子飲許男于洧上天子曰朕非許邦而恤百姓口也

咎氏宴飲毋有禮禮天子稱異姓諸侯為伯舅燕者私會不欲崇禮許男不敢辭升生于出尊

禮記曰反坫出尊唯兩君為好既獻反爵坫上出尊蓋此之類也坐之於尊邊使為酒魁飲以盡歡酣也乃用宴樂言曲天子賜許男駿馬十六稱

者名許男降再拜空首空首頭至于地乃升平坐及暮天子遣許男歸癸亥天子乘鳥舟龍卒

馬也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制者浮于大沼沼池龍下有舟字舟皆以龍鳥為夏庚午天子飲于洧上乃遣祭父如圃鄭用口諸

侯辛未天子北還釣于漸澤食魚于桑野丁丑天子里圃田之路盡規度以為苑圃東至于房

房房子屬趙國地有嶺山西至于口丘南至于桑野北盡經林煮口之藪南北五十口十虞東虞曰兔臺西

虞曰櫟丘櫟今河南陽翟縣音櫟南虞曰口富丘北虞曰相其御虞曰口來十虞所口辰天子次于軍丘

以斂于藪口甲寅天子作居范宮范離宮之名也以觀桑者桑採桑也詩云乃飲于桑中桑林之中天子命

桑虞主桑者也出口桑者用禁暴人不得令妄仲夏甲申天子口所庚寅天子西游乃宿于祭祭祭

穆天子傳五 二 桑山 房

壬辰祭公飲天子酒乃歌嚮天之詩詩頌有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誕祭公以此規諫也天子命歌南山有燧

雅有南山有臺樂只君子邦家之基以乃紹宴樂紹繼也丁酉天子作臺以為西居壬寅天子東

至于雀梁甲辰浮于滎水今滎陽滎澤是乃奏廣樂季夏庚口休于范宮仲秋丁巳天子射鹿于林中

乃飲于孟氏爰舞白鶴二八今之畜鶴孔雀馴者亦能應節鼓舞還宿于雀梁季秋辛巳天子司戎于口來虞人

次御以次侍御備有所問孟冬鳥至鴈來翔也王臣口弋下云王臣諸侯姬姓姓女疑是婦官也仲冬丁酉天子射獸休于深翟

翟翟葦得麋膚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乃祭于先王命庖人熟之庖人主戊戌天子西遊之獸

射于中口方落草木鮮命虞人掠林除藪以為百姓材以供人之材用是日也天子北入于邠

邠鄭邑也音丙與井公博三日而決疑井公賢人而隱枋故穆王就之遊戲也辛丑塞塞不虞故進為塞也至于臺乃大暑除天子居

于臺以聽天下之因以避暑遠方口之數而衆從之是以選拔音乃載之神人口之能數也有道也乃

左右望之占候也天子樂之愛其術也命為口而時口焉口其名曰口公去乘人口猶口有虎在乎葭

中葭天子將至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詩所謂袒褐暴虎獻天子

子命之為桀桀也論語曰虎兕出於桀而畜之東虞是為虎牢因以名其地也今天子賜奔戎駟

爾雅曰駟獵齊足尚疾也歸之太牢牛羊豕為太牢奔戎再拜館首丙辰天子北遊于林中乃大受命而歸仲秋甲

戌天子東遊次于雀梁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口蠹書于羽林謂暴書中蠹蟲季秋口乃宿于防畢人

告戎告戎難也曰陵翟來侵天子使孟念如畢討戎念音豫霍侯舊告堯霍國今在平陽永安縣西南有城天子臨于

軍丘狩于數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于留祈射于麗虎讀書于勑丘勑音舉口獻酒于天子

乃奏廣樂。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為黃蛇。周禮曰：靈鼓四面，是日天子鼓道其下而鳴。擊鼓也。鼓

在地下鳴道從也。韓非曰：道南方來也。乃樹之桐。因以樹梧桐也。桐亦馨木也。以為鼓則神，且鳴則利於戎。攻戎也。以為琴則利口。

子黃澤東遊於黃澤，宿于曲洛。洛水之田也。曲地名也。廢口使宮樂謠。宮樂典也。曰：黃之池，其馬歛沙。歛，善也。善問切。

皇人威儀。威，畏也。黃之澤，其馬歛玉。皇人受穀。穀，生也。皆諸諺辭。丙辰，天子南遊于黃口，室之丘以觀夏

后啓之所居。疑此言大室之丘，嵩高山，啟母在此山，化為石而子。乃口于啟室。似謂入天子筮

獵革澤。音餅。其卦遇訟。三坎下乾上。逢公占之，曰：訟之繇。繇，文辭也。數澤蒼蒼，其中口宜其正公。戎事則

從。水性平而天無私兵，不曲撓而戎事集也。祭祀則意，畋獵則獲，口飲逢公酒，賜之駿馬十六，締紵三十篋。締，葛也。精者。逢

公再拜稽首，賜筮史旅口有陰雨，夢神有事。有事，祭也。是謂重陰。紀也。天子乃休，日中大寒，北風雨

雪，有凍人。天子作詩三章以哀民。哀猶憐也。曰：我徂黃竹，口員閔寒，帝收九行。行道也。言收羅九域。

道九，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忘。恒念也。我徂黃竹，口員閔寒，帝收九

行，嗟我公侯，百辟冢卿。皇我萬民，旦夕勿窮。令無有皎者，皎，白貌。音路。翩翩其飛，意得嗟我公

侯，口勿則速。自侯以下似當云百辟冢卿，我萬民口勿則速。居樂甚寡。言守一不如速上。不如速上，禮樂其民。言當以禮樂化其人。

也。天子曰：余一人則淫。淫，樂也。不皇萬民，口登乃宿于黃竹。天子夢羿射于塗山。羿，有窮氏，祭公

占之，疏口之口。乃宿于曲山，壬申，天子西升于曲山，口天子西征，升九阿。疑今西安縣，南宿于

丹黃，戊寅，天子西升于陽口，過于靈口，井公博。穆王往反，輒從井公博。乃駕鹿以遊于山上，為

之石主，而口寘軫。即軛也。今在河東大陽縣。乃次于涇水之陽。今之涇津也。在河東。吉日丁

亥天子入于南鄭。

[Faint vertical text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古文

之虛皇帝之閭乃口先王九觀以詔後世此復是登名山有所銘勒封己巳天子口征舍于直

臺享末紐直之獸管子曰直菜之壞令吳人呼田獵算草地為直音置於是白鹿一牯察逸出走言突圍出括觸也或曰所駕鹿迤獨驚也天

子乘渠黃之乘口焉自此已上疑說天子丘之號方言耳是曰五鹿官人之口是丘口其皮

是曰口皮口其脯是曰口脯天子飲于漂水之上漂水今濟陰官人膳鹿獻之天子天子美之

是曰甘自此以上皆因鹿以名所在地用紀之也今元城天子南祭白鹿于漂口乃西飲

于草中草野之中大奏廣樂大謂盛也是曰樂人紀之以甲戌天子西北口姬姓也盛柏之子也疑上說

者為諱之盛諱戚同姓者天子賜之上姬之長令盛柏為姬姓之長位位在上也是曰盛門天子乃為之臺

為盛姬是曰重璧之臺言臺狀如壘壁戊寅天子東扭于澤中逢寒疾言盛姬在此遇風寒得疾天子舍于澤中盛

姬告病天子憐之口澤曰寒氏以名盛姬求飲天子命人取漿而給得之速也傳是曰壺輓壺器

名輓音邁速也與邁同天子西至于重璧之臺盛姬告病口天子哀之上疑說盛姬死也是曰哀次哭泣之位次天子

乃殯盛姬于穀丘之廟先王之廟有在此者口壬寅天子命哭令擊臣啟為主為之喪主即下

為開殯出棺也祭父賓喪禮儀天子王女叔姓為王叔姓穆王之女也音座天子口賓之命終喪禮令持喪於是

殤祀而哭殤年小也內史執策所以書贈賵之事官人口丕職曾祝敷筵席設几牧猶鋪也

事仍盛饋具饋具奠也肺盥羹肉也當裁大脯棗醕粥清也醕肉醬魚腊乾魚糗韭韭菹百物言備

百子全書 穆天子傳六

乃陳腥俎十二。乾豆九十。鼎敦壺尊四十。敦以盤器。雜器。曾祝祭食。禮雖喪祭皆祭。進肺鹽祭。

酒。以肺換鹽中以祭所謂振祭也。禮以肺見少牢饋食也。乃獻喪主伊扈。伊扈拜受。口祭女。又獻女主。叔姓。叔姓拜受。祭

口祝報。祭觴大師。樂乃哭即位。就喪位也。畢哭。內史口策而哭。策上宜作讀。既夕禮曰。曾祝捧饋而

哭。持也。御者口祈而哭。侍御者禮曰。御者入浴。抗者觴夕而哭。抗猶舉也。禮記曰。佐者承斗而哭。佐飲

斗斟水。佐者佐飲衣衾佩口而哭。樂口人陳琴瑟。口竽。疑字上宜作簫。如笛。籥。今載吏筦。筦如

管音而哭。百口眾官人各口其職事以哭。百眾猶曰。士女錯踊。九口乃終。哭而九踊。所謂成踊

也。喪主伊扈哭出造舍。倚廬也。父兄宗姓及在位者從之。佐者哭。佐飲且徹饋及壺鼎俎豆。皆佐

之。為眾官人各口其職。皆哭而出。畢井利口事。後出而收。井利所以獨後出者。典喪祭器物收斂

之。癸卯。大哭殤祀而載。載祖也。甲辰。天子南葬盛姬於樂池之南。即玄也。天子乃命盛姬口之喪。視

皇后之葬法。視猶也。亦不拜後于諸侯。疑字錯誤。所未詳也。河濟之間共事。供給也。韋穀黃城三邦之事。蠶喪

華謂挽輻車發三國之眾以示榮修。七萃之士抗者即車。舉棺以也。曾祝先喪。導大匠御棺。為棺御也。周禮曰。喪祝

以羽葆謂在前。日月之旗。七星之文。言旗上畫日月及北斗星也。禮記曰。日月為旗。常亦通名。鼓鍾以葬。龍旗以口。鳥以建

鼓。獸以建鍾。龍以建旗。口喪之先後。及哭踊者之間。畢有鍾旗。口百物喪器。井利典之。列于喪

行。靡有不備。五行擊鼓以行喪。舉旗以勸之。令盡也。擊鍾以止哭。彌旗以節之。為節音節。彌猶依也。口祀

大哭。九而終。喪出于門。喪主即位。就哭位也。周室父兄子孫倍之。倍倍列諸侯屬子。宗屬王吏倍之。

外官王屬七萃之士倍之。外官所主。在外者。姬姓子弟倍之。威姬之族屬也。執職之人倍之。執職猶百官眾人

倍之哭者七倍之列七踊者三十行行萃百人百人為一女王即佻嬖人羣女倍之嬖人王所

王臣姬姓之女倍之疑同姓之女為大夫宮官人倍之宮官為宮賢庶妾倍之庶妾眾哭者五

倍踊者次從以次曰天子命喪一里而擊鍾止哭曰匠人哭于車上御官不曾祝哭于喪七萃

之士哭于喪所曰小哭錯踊三踊而行五里而次次猶曰喪三舍至于哀次五舍至于重璧之

臺三十里為舍也乃休休駐天子乃周姑繇之水以圜喪車決水周澆之也是曰固車以號曰

殤祀之於此孟冬辛亥邢侯曹侯來吊曹國今濟陰內史將之以見天子天子告不豫而辭焉

不豫辭病也尚邢侯曹侯乃吊太子太子哭出廟門以迎邢侯曹侯再拜勞之門勞侯不答拜

書曰武王不豫與邢侯謁哭于廟謁告太子先哭而入西向即佻內史賓侯櫛北向而立大哭九邢侯

厝踊三而止與太子太子送邢侯至廟門之外邢侯遂出太子再拜送之曹侯廟吊入哭太子

送之亦如邢侯之禮雖吊異壬子天子具官見邢侯曹侯具官備天子還返將邢侯曹侯執見

拜天子之武義所天子見之乃遣邢侯曹侯歸于其邦王官執禮共于二侯如故言不以曰

天子出憲憲以或祿賜此以上似說賜贈癸丑大哭而口甲寅殤祀大哭而行喪五舍于大次

曰喪三日于大次傳三殤祀如初辛酉大成百物皆備送葬之壬戌葬史錄繇鼓鍾以赤下棺

也七萃之士口士女錯踊九口喪下下謂味爽天子使嬖人所愛贈用文錦明衣九領謂之明

明之喪宗伊扈贈用變裳宗亦主變女主叔姪贈用茵緇茵百嬖人官師畢贈言盡有祿賜也

禮記曰官井利乃藏藏之於報哭于大次報猶反也大次祥祠口祝喪罷哭辭于遠人辭謝為

盛姬謚曰哀淑人。恭人短天子丘人。為丘是曰淑人之丘。乙丑天子東征舍于五鹿叔姓思哭

思哭是曰女姓之丘。因以名五鹿也。丁卯天子東征釣于濶水以祭淑人。是曰祭丘。己巳天子東征食馬于

濶水之上。乃鼓之棘。是曰馬主。未詳癸酉天子南征至于蒞臺仲冬甲戌天子西征至于因氏

天子乃釣于河以觀姑繇之木。姑繇大木也山海經云尋木長千里生海邊謂此木類丁丑天子北征戊寅舍于河上

乃致父兄子弟王臣姬口祥祀畢哭。上云王臣姬姓之疑此亦同也終喪于囂氏。闕已邠天子西濟于河囂

氏之遂。庚辰舍于茅尺。紕於是裡祀除喪始樂素服而歸。哀味是曰素氏。天子遂西南癸未至

于野玉。內今縣甲申天子北升于大北之隘。疑此太而降休于兩柏之下。有兩柏也天子永念傷心乃

思淑人盛姬於是流涕。七萃之士莫豫上諫于天子曰。自古有死有生豈獨淑人。天子不樂出

於永思。永思有益莫忘其新。言思之有益者莫忘更求新人天子哀之乃又流涕。聞此言愈是日輟己未乙酉

天子西絕鉏隘。即鉏山之坂一云癸巳遊于井鉏之山吉日癸巳乃遂西南戊子至于監。監鹽池今在河東解縣監音古天子南

登于薄山。寘軫之隘。令軫橋西南懸絕中央有兩道乃宿于虞。虞國名今太陽縣庚申天子南征吉日辛卯天子入于

南鄭。

拾遺記序

拾遺記者晉隴西安陽人王嘉字子年所撰凡十九卷二百二十篇皆為殘缺當偽秦之季王網遷號五都淪覆河洛之地沒為戎墟宮室榛蕪書藏堙毀荆棘霜露豈獨悲於前王鞠為木柶彌深嗟於茲代故使典章散滅蠻館焚埃皇圖帝冊殆無一存故此書多有亡攷文起義炎已來事訖西晉之末五運因循十有四代王子年乃搜撰異同而殊怪必舉紀事存朴受廣向奇憲章稽古之文綺綜編雜之部山海經所不載夏鼎未之或存乃集而記矣辭趣過誕音旨迂濶推理陳迹恨為繁冗多涉禎祥之書博採神僊之事妙萬物而為言蓋絕世而弘博矣世德陵夷文頗缺略綺更刪其繁紊紀其實美搜刊幽秘摭採殘落言匪浮詭事弗空誣推詳往迹則影徹經史考驗真怪則叶附圖籍若其道業遠者則辭省朴素世德近者則文存靡麗編言貫物使宛然成章數運則與世推移風政則因時迴改至如金繩烏篆之文玉牒蟲章之字末代流傳多乖曩跡雖探研鑄寫抑多疑誤及言乎政化記乎禎祥隨代而次之土地山川之域或以名例相疑草木鳥獸之類亦以聲狀相感隨所載而區別各因方而釋之或變通而會其道宜可採於一說今搜檢殘遺合為一部凡一十卷序而錄焉蕭綺撰

拾遺記總目

卷一

庖犧

神農

黃帝

少昊

高陽

高辛

唐堯

虞舜

卷二

夏

殷

周

卷三

周穆王

魯僖公

周靈王

卷四

燕昭王

秦始皇

卷五

前漢上

卷六

前漢下

後漢

卷七

魏

卷八

吳

蜀

卷九

晉時事

卷十

崑崙山

蓬萊山

方丈山

瀛洲山

員嶠山

岱輿山

昆吾山

洞庭山

目錄終

晉隴西王嘉謨

梁蕭綺錄

春皇庖犧

春皇者庖犧之別號所都之國有華胥之洲神母遊其上有青虹繞神母久而方滅即覺有娠。歷十二年而生庖犧。長頭修目。龜齒龍唇。眉有白毫。鬚垂委地。或人曰。歲星十二年一周天。今叶以天時。且聞聖人生皆有祥瑞。昔者人皇蛇身九首。肇自開闢。于時日月重輪。山明海靜。自爾以來。為陵成谷。世歷推移。難可紀筭。比于聖德。有踰前皇。禮義文物。於茲始作。去巢穴之居。變茹腥之食。立禮教以導文。造干戈以飾武。絲桑為瑟。均土為墳。禮樂於是興矣。調和八風。以畫八卦。分六位以正六宗。于時未有書契。規天為圖。矩地取法。視五星之文。分晷景之度。使鬼神以致羣祠。審地勢以定川岳。始嫁娶以修人道。庖者包也。言包含萬象。以犧牲登薦於百神。民服其聖。故曰庖犧。亦謂伏羲。變混沌之質。文定其教。故曰宓犧。布至德於天下。元元之類。莫不尊焉。以木德稱王。故曰春皇。其明叡照於八區。是謂太昊。昊者明也。位居東方。以含養蠢化。叶于木德。其音附角。號曰木星。

炎帝神農

炎帝始教民耜躬勤畝畝之事。百穀滋阜。聖德所感。無不著焉。神芝發其異色。靈苗擢其嘉穎。陸地丹雘。駢生如蓋。香露滴瀝。下流成池。因為泰龍之圃。朱草蔓衍於街衢。卿雲蔚藹於叢

薄築圓邱以視朝日。飾瑤階以揖夜光。奏九天之和樂。百獸率舞。八音克諧。木石潤澤。時有流雲洒液。是謂霞漿。服之得道。後天而老。有石磷之玉。號曰夜明。以閣投水。浮而不滅。當斯之時。漸革庖犧之朴。辨文物之用。時有丹雀銜九穗禾。其墜地者。帝乃拾之。以植於田。食者老而不死。採峻鍤之銅。以為器。峻鍤山名也。下有金井。白氣冠其上。人升於其間。雷霆之聲。在於地下。井中之金。柔弱可以緘滕也。

錄曰。謹按周易云。伏羲為上古。觀文於天。察理於地。俯仰二儀。經綸萬象。至德備於冥昧。神化通於精粹。是以圖書著其迹。河洛表其文。變太素之質。改溘遠之化。三才之位。既立。四維之義。乃張。禮樂文物。自茲而始。降于下代。漸相移襲。八索載其遐軌。九邱紀其溘化。備昭籍錄。編列柱史。考驗先經。刊詳往誥。事列方典。取徵羣籍。博採百家。求詳可證。按山海經云。崇帝之山。出浮水。玉巫閭之地。其水多文。自非道真俗朴。理會冥旨。與四時齊其契。精靈協其德。禎祥之異。胡可致哉。故使跡感誠著。幽祇不藏其實。祇心剪害。殊性之類。必馴也。以降露成池。蓄龍為圃。及乎夏代。世載絲絕。時有泰龍之官。考諸遐籍。由斯立矣。

軒轅黃帝

軒轅出自有熊之國。母曰吳樞。以戊己之日生。故以土德稱王也。時有黃星之祥。考定歷紀。始造書契。服冕垂衣。故有袞龍之頌。變乘桴以造舟楫。水物為之祥。躡滄海為之恬。波泛河沈璧。有澤馬羣鳴。山車滿野。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圖籍。使九行之士。以統萬國。九行者。孝慈。

文信言忠恭勇義以觀天地以祠萬靈亦為九德之臣薰風至真人集乃散世於昆臺之上留其冠劍佩為焉昆臺者鼎湖之極峻處也立館於其下帝乘雲龍而遊殊鄉絕域至今望而祭焉帝以神金鑄器皆銘題及昇遐後羣臣觀其銘皆上古之字多磨滅缺落凡所造建咸刊記其年時辭跡皆質詔使百辟羣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於蘭蒲席上燃沈榆之香春雜寶為屑以沈榆之膠和之為泥以塗地分別尊卑華戎之位也禪記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劍旦遊洄流夕歸陰浦行萬里而一息洄流如沙塵足踐則陷其深難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鼈皆能飛翔有石渠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百葉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澗言沙湧起而成波瀾也仙人竄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竄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葉灼爍千載舒百齡暫死餌飛魚則此花此魚也

少昊

少昊以金德王母曰皇娥處璇宮而夜織或乘桴木而晝遊經歷窮桑滄茫之浦時有神童容貌絕俗稱為白帝之子即太白之精降乎水際與皇娥讌戲奏便娟之樂游漾忘歸窮桑者四海之濱有孤桑之樹直上千尋葉紅椹紫萬歲一實食之後天而老帝子與皇娥泛於海上以桂枝為表結薰茅為旌刻玉為鳩置於表端言鳩知四時之候故春秋傳曰司至是也今之相風此之遺象也帝子與皇娥並坐撫桐峯梓瑟皇娥倚瑟而清歌曰天清地曠浩茫茫萬象迴薄化無方冷天蕩蕩望滄滄乘桴輕漾著日傍當其何所至窮桑心知和樂悅未央俗謂遊樂

百子全書
二掃龍山房
之處為桑中也。詩中衛風云：期我乎桑中。蓋類此也。白帝子答歌四維八埏，眇難極，驅光逐影，窮水域，璇宮夜靜，當軒織桐峰，文梓千尋，直伐梓作器，成琴瑟，清歌流暢，樂難極，滄湄海浦，來棲息。及皇娥生少昊，號曰窮桑氏，亦曰桑丘氏。至六國時，桑丘子著陰陽書，即其餘裔也。少昊以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曰金窮氏。時有五鳳隨方之色，集於帝庭，因曰鳳鳥氏。金鳴於山，銀湧於地，或如龜蛇之類，乍似人鬼之形。有水屈曲，亦如龍鳳之狀，有山盤紆，亦如屈龍之勢。故有龍山、龜山、鳳水之目也。亦因為姓，末代為龍丘氏。出班固藝文志。地丘氏出西王母神異傳。

顓頊

帝顓頊，高陽氏黃帝孫昌意之子。昌意出河濱，遇黑龍，負立玉圖，時有一老叟謂昌意云：生子必叶水德而玉。至十年，顓頊生，手有文如龍，亦有玉圖之象。其夜昌意仰視天，北辰下化為老叟，及顓頊居位，奇祥眾祉，莫不總集。不稟正朔者，越山航海而皆至也。帝乃揖四方之靈，群后執珪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磬，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沈明之磬，以羽毛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於水上如萍藻之輕，取以為磬，不加磨琢。及朝萬國之時，乃奏合英之樂，其音清密，落雲間之羽。鯨鯢游漢海，水恬波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尅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裏如龍虎之吟。

溟海之北有勃鞞之國，人皆衣羽毛，無翼而飛。日中無影，壽千歲，食以黑河水藻，飲以陰山桂。

脂憑風而翔。乘波而至。中國氣暗。羽毛之衣稍稍自落。帝乃更以文豹為飾。獻黑玉之環。色如涇漆。貢玄駒千疋。帝以駕鐵輪。騁勞殊鄉絕域。其人依風泛黑河。以旋其國也。

閩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羣仙餌焉。韓終採藥四言詩曰。閩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不老。

高辛

帝嚳之妃鄒屠氏之女也。軒轅去蚩尤之凶。遷其民善者於鄒屠之地。遷惡者於有北之鄉。其先以地命族。後分為鄒氏屠氏。女行不踐地。常履風雲。游於伊洛。帝乃期焉。納以為妃。妃常夢吞日則生一子。凡經八夢則生八子。世謂為八神。亦謂八翬。翬明也。亦謂八英。亦謂八力。言其神力英明。翬成萬象。億兆流其神睿焉。

有丹丘之國。獻瑪瑙。以盛甘露。帝德所洽。被於殊方。以露充於厨也。碼礧石類也。南方者為之勝。今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其色如血者。則日行萬里。能騰空飛。腦色黃。日行千里。腦色青者。嘶聞數百里。腦色黑者。入水毛鬣不濡。日行五百里。腦色白者。多力而怒。今為器多用赤色。若是人工所制者。多不成器。亦殊朴拙。其國人聽馬鳴。則別其腦色。丹邱之地。有夜叉駒跋之鬼。能以赤馬腦為瓶。盃及樂器。皆精妙輕麗。中國人有用者。則魑魅不能逢之。一說云。馬腦者。言是惡鬼之血。凝成此物。昔皇帝除蚩尤。及四方羣凶。并諸妖怪。填川滿谷。積血成淵。聚骨如岳。數年中。血凝如石。骨白如灰。膏流成泉。故南方有肥泉之水。有白堊之山。望之峩峩。

如霜雪矣。又有丹坵千年一燒。黃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為大瑞。丹坵之野多鬼。血化為丹石。則碼碯矣。不可斫彫琢。乃可鑄以為器也。當黃帝時。碼碯甕。至堯時猶存。甘露在其中。盈而不竭。謂之寶露。以班賜羣臣。至舜時。露已漸減。隨帝世之污隆。時涸則露滿。時澆則露竭。及乎三代。減於陶唐之庭。舜遷寶甕於衡山之上。故衡山之岳。有寶露壇。舜於壇下起月館。以望夕月。舜南巡至衡山。百辟羣后。皆得露泉之賜。時有雲氣生於露壇。又遷寶甕於零陵之上。舜崩甕淪于地下。至秦始皇通汨羅之流。為小溪。逕從長沙至零陵。掘地得赤玉甕。可容八斗。以應八方之數。在舜崩之堂前。後人得之。不知年月。至後漢東方朔識之。朔乃作寶甕銘曰。寶雲生於露壇。祥風起於月館。望三壺如盈尺。視八鴻如縈帶。三壺則海中三山也。一曰方壺。則方丈也。二曰蓬壺。則蓬萊也。三曰瀛壺。則瀛洲也。形如壺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皆如工制。猶華山之似削。成八鴻者。八方之名。鴻。大也。登月館以望四海三山。皆如聚米縈帶者矣。

唐堯

帝堯在位。盛德光洽。河洛之濱。得玉版方尺。圖天地之形。又獲金壁之瑞。文字炳列。記天地造化之始。四凶既除。善人來服。分職設官。彝倫攸叙。乃命大禹。疏川瀦澤。有吳之鄉。有北之地。無有妖災。沈翔之類。自相馴擾。幽州之墟。羽山之北。有善鳴之禽。人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名曰青鸛。其聲似鐘磬笙竽也。世語曰。青鸛鳴。時太平。故盛明之世。翔鳴數澤。音中律呂。飛而不行。至禹平水土。棲於川岳。所集之地。必有聖人出焉。自古鑄諸鼎器。皆圖像其

形銘贊至今不絕。堯登位三十年，有巨查浮於西海。查上有光，夜明晝滅，海人望其光，乍大乍小。若星月之出入矣。查常浮繞四海，十二年一周天。周而復始，名曰貫月查。亦謂挂星查。羽人棲息其上。羣仙含露，以漱日月之光，則如暝矣。虞夏之季，不復記其出沒。游海之人，猶傳其神仙也。西海之西，有浮玉山。山下有巨穴，穴中有水，其色若火。晝則通曠，不明；夜則照耀穴外。雖波濤灌蕩，其光不滅。是謂陰火。當堯世，其光爛起，化為赤雲，丹輝炳映，百川恬激。游海者，銘曰：沈然以應火德之運也。堯在位七十年，有鸞雛歲來集，麒麟遊於數澤，梟鳴於絕漠，有祗支之國，獻重明之鳥。一名雙睛，言雙睛在目，狀如雞，鳴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而飛，能搏逐猛獸虎狼，使妖羣惡不能為害。胎以瓊膏，或一歲數來，或數歲不至。國人莫不掃柶門戶，以望重明之集。其未至之時，國人或刻木，或鑄金，為此鳥之狀，置於門戶之間，則魑魅醜類自然退伏。今人每歲元日，或刻木鑄金，或圖畫，為雞於牖上，此其遺像也。

虞舜

虞舜在位十年，有五老遊於國都。舜以師道尊之，言則及造化之始。舜禪於禹，五老去不知所從。舜乃置五星之祠以祭之。其夜有五長星出，薰風四起，連珠合璧，祥應備焉。萬國重譯而至，有大頻之國，其民來朝，乃問其災祥之數。對曰：昔北極之外，有潼海之水，渤瀆高隱於日中，有巨魚大蛟，莫測其形也。吐氣則八極皆閤，振鬣則五岳波盪。當唐堯時，懷山為害，大蛟縈天，縈天則三河俱溢，海瀆同流。三河者，天河、地河、中河是也。此三水有時通壅，至聖之治，水色俱溢。

無有流沫及帝之商均暴亂天下則巨魚吸日蛟繞於天故誣妄也此言吸日而星雨皆墜抑亦似是而非也故使後來為之迴惑託以無稽之言特取其愛博多奇之間錄其廣異宏麗之靡矣舜葬蒼梧之野有鳥如雀丹州而來吐五色之氣氤氳如雲名曰憑霄雀能群飛銜土成丘墳此鳥能反形變色集於峻林之上在木則為禽行地則為獸變化無常常遊丹海之際時來蒼梧之野銜青砂珠積成壘阜名曰珠邱其珠輕細風吹如塵起名曰珠塵今蒼梧之外山人採藥時有得青石圓潔如珠服之不死帶者身輕故仙人方迴遊南岳七言讚曰珠塵圓潔輕且明有道服者得長生

冀州之西二萬里有孝養之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織茅為衣即尚書島夷卉服之類也死葬之中野百鳥銜土為墳羣獸為之掘穴不封不樹有親死者尅木為影事之如生其俗驍勇能嚙金石其舌杪方而本小手搏千鈞以爪畫地則洪泉湧流善養禽獸入海取虬龍育於園室以充祭祀昔黃帝伐蚩尤除諸凶害獨表此處為孝養之鄉萬國莫不欽仰故舜封為孝讓之國舜受堯禪其國執玉帛來朝特加賓禮異於餘戎狄也爰及鳥獸昆蟲以應陰陽至億萬之年山一輪海一竭魚蛟陸居有赤鳥如鵬以翼覆蛟魚之上蛟以尾叩天求雨魚吸日之光冥然則暗如薄蝕矣眾星與雨偕墜舜乃禱海岳之靈萬國稱聖德之所洽羣祥咸至矣

南溟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時脫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放置秦龍之宮至夏代養龍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反

放河內。

錄曰。按春秋傳云。星隕如雨。而夜猶明。淮南子曰。麒麟鬪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見。夫盈虛薄蝕。未詳變於聖典。字彗妖沴。著災異於圖冊。麒麟鬪。鯨魚死。靡聞於前經。求諸正誥。殆將昧焉。

錄曰。自稽考群籍。伏羲至於軒轅。少昊高辛。唐虞之君。禪業相襲。符表名類。未若堯之盛也。按易緯云。堯為陽精。叶德乾道。粵若稽古。是謂上聖。惟天為大。惟堯則之。禪業有虞。所謂契叶符同。明象日月。蓋其載歷遐曠。筭紀綿遠。德業異紀。神迹各殊。考傳聞於前古。求僉言於中世。而道教參差。祥德遞起。指明羣說。能無髣髴。精靈冥昧。至聖之所不語。安以淺末。貶其有無者哉。劉子政曰。凡傳聞不如親聞。親聞不如親見。何則。神化歟。忍出隱難常。非膚受之所考。箕恒情之所思。測至如龍火鳥水之異。雲鳳麟蟲之屬。魍魎百怪之形。歟。忍之儂。憑風雲而自生。因金玉而相化。未詳備於夏鼎。信莫記於山經。貫月查之誕。重明桂實之說。陽燎出於冰。水陰蟲生於炎山。易腸倒舌之民。脫骨龍肉之景。憑風雲而託生。含雨露而蠢育。已表怪於眾圖。方見偉於群記。茫茫遐邇。眇眇流文。百家迂濶。各尚斯異。吁。守文於一說者矣。

拾遺記卷一終

拾遺記卷二

夏禹

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沈於羽淵。化為玄魚。時揚鬚振鱗。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為河精。羽淵與河海通源也。海民於羽山之中。修立鯀廟。四時以致祭祀。常見玄魚與蛟龍跳躍而出。觀者驚焉而畏矣。至舜命禹。疏川奠岳。濟巨海則鼉鼉。而為梁。踰翠岑則神龍而為馭。行遍日月之墟。惟不踐羽山之地。皆聖德感鯀之靈化。其事互說。神變猶一。而色狀不同。玄魚黃能。四音相亂。傳寫流文。鯀字或魚邊玄也。群疑眾說。並略記焉。

錄曰。書契之作。肇迹軒轅。道朴風淳。文用尚質。降及唐虞。爰迄三代。世祀遐絕。載歷綿遠。列聖通儒。憂乎道缺。故使玉牒金繩之書。蟲章鳥篆之記。或祕諸巖藪。藏於屋壁。或逢喪亂。經籍事寢。前史舊章。或流散異域。故字體與俗訛移。其音旨隨方互改。歷商周之世。又經嬴漢。簡帛焚裂。遺文殘泯。詳其朽蠹之餘。採摭傳聞之說。是以己亥正於前疑。三豕析於後謬。子年所述。涉乎萬古。與聖叶同。摘文求理。斯言如或可據。尚書云。堯殛鯀于羽山。春秋傳曰。其神化為黃熊。以入羽淵。是在山變為熊。入水化為魚也。獸之依山。魚之附水。各因其性而變化焉。詳之正典。爰訪雜說。若真若似。並略錄焉。

禹鑄九鼎。五者以應陽法。四者以象陰數。使工師以雌金為陰鼎。以雄金為陽鼎。鼎中常滿。以占氣象之休否。當夏桀之世。鼎水忽沸。及周將末。九鼎咸震。皆應滅亡之兆。後世聖人。因禹之

迹代代鑄鼎焉。禹盡力溝洫，導川夷岳，黃龍曳尾於前，玄龜負青泥於後。玄龜、河精之使者也。龜領下有印文，皆古篆字，作九州山川之字。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其上。今人聚土為界，此其遺象也。

禹鑿龍闕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不可復行。禹乃負火而進，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有青犬，行吠於前。禹計可十里，迷於晝夜。既覺漸明，見向來豕犬變為人形，皆著玄衣。又見一神，蛇身人面。禹因與語，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版之上。又有八神侍側。禹曰：華胥生聖子，是汝耶？答曰：華胥是九河神女，以生余也。乃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錄曰：夫神迹難求，幽暗罔辨。希夷髣髴之間，聞見以之銜惑。若測諸冥理，先墳有所指明。是以彭生假見於貝邱，趙王示形於蒼大，皆文備魯冊，驗表齊漢。遠古曠代，事異神同。銜珠吐燭之怪，精靈一其均矣。若夫茫茫禹跡，杳漠神源，非末俗所能推辨矣。觀伏羲至于夏禹，歲歷悠曠，載祀綿邈，故能與日月共輝，陰陽齊契。萬代百王，情異迹至。參機會道，視萬齡如旦暮。促累劫於寸陰，何嗟鬼神之可已，而疑羲禹之相遇乎。

殷湯

商之始也。有神女簡狄，游于桑野，見黑鳥遺卵於地，有五色文，作八百字。簡狄拾之，貯以玉筐，覆以朱紱。夜夢神母謂之曰：爾懷此卵，即生聖子，以繼金德。狄乃懷卵，一年而有娠。經十四月，

而生契祚以八百。叶卯之文也。雖遭旱厄。後嗣興焉。

傅說貨為赭衣者。畚於深巖以自給。夢乘雲繞日而行。筮得利建侯之卦。歲餘湯以玉帛聘為阿衡也。

紂之昏亂。欲討諸侯。使飛廉惡來誅戮賢良。取其寶器埋於瓊臺之下。使飛廉等惑所近之國。侯服之內。使烽燧相續。紂登臺以望火之所在。乃興師往伐其國。殺其君。囚其民。收其女樂。肆其淫虐。神人憤怒。時有朱鳥銜火如星之照耀。亂以烽燧之光。紂乃回惑。使諸國滅其烽燧。於是億兆夷民乃歡。萬國已靜。及武王伐紂。樵夫牧豎探高鳥之巢。得玉璽。文曰。水德將滅。木祚方盛。文皆大篆。紀殷之世。歷已盡。而姬聖之德方隆。是以三分天下。而其二歸周。故蚩蚩之類。嗟殷亡之晚。望周來之遲矣。

師延者。殷之樂人也。設樂以來。世遵此職。至師延。精述陰陽。曉明象緯。莫測其為人。世載遼絕。而或出或隱。在軒轅之世。為司樂之官。及殷時。總修三皇五帝之樂。拊一絃琴。則地祇皆升。吹玉律。則天神俱降。當軒轅之時。年已數百歲。聽眾國樂聲。以審興亡之兆。至夏末。抱樂器以奔殷。而紂淫於聲色。乃拘師延於陰宮。欲極刑戮。師延既被囚繫。奏清音流徵滌角之音。司獄者以聞於紂。紂猶嫌曰。此乃瀉古遠樂。非余可聽說也。猶不釋。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以歡修夜之娛。乃得免炮烙之害。周武王興師。乃越濮流而逝。或云死於水府。故晉衛之人。鑄石鐻。金以像其形。立祀不絕矣。

錄曰。三墳五典。及諸緯候雜說。皆言簡狄吞鷩卵而生契。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斯文正矣。此說懷感而生。眾言各異。故記其殊別也。傳說去其舛築。釋彼傭僨。應翹旌而來相。可謂知幾其神矣。同磻溪之歸周。異殷相之負鼎。龍蛇遇命。道會則通。斯則往賢之明。教通人之至。規樂天知命。信之經言也。死且不朽。是謂名也。烏無聲譽於後裔。揚風烈於萬祀。譬諸金玉。煙埃不能埋其堅貞。比之涇濮。淄渭不能混其澄澈。師延當紂之虐。矯步求存。因權取濟。觀時殉主。全身獲免。所謂困而能通。卒以智免。故影被丹青。形刊金石。愛其和樂之功。貴其神迹之遠矣。至如越思計然之利。鑛金以旌其德。方斯蔑矣。

周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書其旗。翌日而集紂。名其船曰蜂舟。魯哀公二年。鄭人擊趙簡子。得其蜂旗。則其類也。事出太公六韜武王使畫其像於幡旗。以為吉兆。今人幡信。皆為鳥畫。則遺象也。

成王即政三年。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稱自發其國。常從雲裡而行。聞雷霆之聲在下。或入潛穴。又聞波瀾之聲在上。視日月以知方國所向。計寒暑以知年月。考國之正朔。則序歷與中國相符。王接以外賓禮也。

四年。旃塗國獻鳳雛。載以瑤華之車。飾以五色之玉。駕以赤象。至于京師。育於靈禽之苑。飲以瓊漿。飴以雲實。二物皆出上元仙方。鳳初至之時。毛色文彩彪發。及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之後。

文彩炳耀中國飛走之類不復喧鳴咸服神禽之遠至也及成王崩冲飛而去孔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翔故云鳳鳥不至可為悲矣

五年有因祗之國去王都九萬里獻女工一人體貌輕潔被織羅雜繡之衣長袖修裾風至則結其衿帶恐飄飄不能自止也其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崑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霞覆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佩也

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其國丈夫勤於耕稼一日鋤十頃之地又貢嘉禾一莖盈車故時俗四言詩曰力勤十頃能致嘉穎

六年燃邱之國獻比翼鳥雌雄各一以玉為樊其國使者皆拳頭尖鼻衣雲霞之布如今朝霞也經歷百有餘國方至京師其中路山川不可記越鐵峴泛沸海蛇洲峰峯鐵峴峭礪車輪剛金為輜比至京師輪皆銚銳幾盡又沸海洶湧如煎魚鱗皮骨堅強如石可以為鎧泛沸海之時以銅薄舟底蛟龍不能近也又經蛇洲則以豹皮為屋於屋內推車又經蜂峯燃胡蘇之木此木煙能殺百虫經途十五餘年乃至洛邑成王封泰山禪社首便發其國之時並童稚至京師鬚皆白及還至燃邱容貌還復少壯比翼鳥多力狀如鵲銜南海之丹泥巢崑崙之立木遇聖則來集以表周公輔聖之祥異也

七年南陸之南有扶婁之國其人善能機巧變化異形改服大則興雲起霧小則入於纖毫之中綴金玉毛羽為衣裳吐雲噴火鼓腹則如雷霆之聲或化為羣犀象師子龍蛇火鳥之狀或

變為虎兕口中生人。備百戲之樂。宛轉屈曲於指掌間。人形或長數分。或復數寸。神怪歎忽。街麗於時。樂府皆傳此伎。至末代猶學焉。得麤亡精。代代不絕。故俗謂之婆猴伎。則扶婁之音。訛替至今。

昭王即位二十年。王坐祇明之室。晝而假寐。忽夢白雲蒼蔚而起。有人衣服並皆毛羽。因名羽人。夢中與語。問以上仙之術。羽人曰。大王精智未開。欲求長生久視。不可得也。王跪而請受絕慾之教。羽人乃以指畫王心。應手即裂。王乃驚寤。而血濕衿席。因患心疾。即卻膳撤樂。移於旬日。忽見所夢者復來。語王曰。先欲易王之心。乃出方寸綠囊。中有續脉明丸。補血精散。以手摩王之臆。俄而即愈。王即請此藥。貯以玉缶。緘以金繩。王以塗足。則飛天地萬里之外。如游咫尺之內。有得服之。後天而死。

二十四年。塗修國獻青鳳丹鵲。各一雌一雄。孟夏之時。鳳鵲皆脫易毛羽。聚鵲翅以為扇。緝鳳羽以飾車蓋也。扇一名遊飄。二名條翮。三名虧光。四名反影。時東歐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娛。使二人更搖此扇。侍於王側。輕風四散。冷然自涼。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上無跡。行日中無影。及昭王淪於漢水。二女與王乘舟。夾擁王身。同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祀於江湄。數十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際。至暮春上巳之日。禊集祠間。或以時鮮甘味。採蘭杜包裹。以沈水中。或結五色紗囊盛食。或用金鐵之器。並沈水中。以驚蛟龍水虫。使畏之不侵此食也。其水傍號曰招祇之祠。綴青鳳之毛為二裘。一名煩質。二名眩。

肌服之可以却寒。至厲王流於彘。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表。遍於彘土。罪人大辟者。抽表一毫。以贖其死。則價值萬金。

錄曰。武王資聖智而尅伐。觀天命以行誅。不驅熊羆之師。不勞三戰之旅。一戎衣而定王業。憑神力而協符瑞。至於成王。制禮崇樂。姬德方盛。營洛邑而居九鼎。寢刑廟而萬國來賓。雖大禹之隆夏績。帝乙之興殷道。未足方焉。故能繼后稷之先基。紹公劉之盛德。文武之跡不墜。故大雅稱爲令德。播聲教於八荒之外。流仁惠於九圍之表。神智之所綏化。遐邇之所來服。靡不越岳航海。交責於遼險之路。瑰寶殊怪之物。充於王庭。靈禽神獸之類。游集林藪。詭麗殊用之物。鐫斲異於人功。方冊未之或載。篆素或所不絕。及乎王人風舉之使。直指踰於日月之陞。窮昏明之際。覘風星以望路。憑雲波而遠逝。所謂道通幽微。德被冥昧者也。成康以降。世祿陵衰。昭王不能宏遠業。垂聲教。南遊荆楚。義乖巡狩。溺精靈於江漢。且極於幸田水濱。所以招問。春秋以爲深貶。嗟二姬之殉死。三良之貞節。精誠一至。視殞若生。格之正道。不如強諫。楚人憐之。失其死矣。

拾遺記卷二終

拾遺記卷三

周穆王

穆王即位三十二年。巡行天下。馭黃金碧玉之車。傍氣乘風。起朝陽之岳。自明及晦。窮寓縣之表。有書史十人。記其所行之地。又副以瑤華之輪十乘。隨王之後。以載其書也。王馭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踐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霄。夜行萬里。四名超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耀。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遽而駕焉。按轡徐行。以匝天地之域。王神智遠謀。使迹較過於四海。故絕異之物。不期而自服焉。

錄曰。夫因氣含生。罕不以形相別。至於比德方專。龍馬則同類焉。是以蔡曇觀其智。憲衛相其才。抑亦昭發於圖緯。而刊載於寶牒。章皇王之符瑞。叶河洛之禎祥。故以丹青列其形。銅玉傳其象。至如騷耳驪駒。赤驥白麟。之絕。黃渠山子踰輪之異。不可得而比也。故能遙碣石而轆倒晷。排閭闔而軼姑徐。非夫歸風彌塵之跡。超虛送日之步。安能若是哉。至絳宮而驥首。指瓊臺而一息。繫可得而齊影矣。至於詩書所記。名色定多。駢駘麗乎垌野。皎質耀乎空谷。或表形騶紫。被乎青玄。難可盡言矣。其有龍文騷裏之倫。取其電逝而風逸。驂駢駢。或擅名於漢右。或珍生於冀北。備飾於涓正。填列於帝皐。進則充服於上。襄而驂駢於瑤輅。退則羈棄於下。圍思馭於帝閑。俟吳班秦公之見識。仰天門而彌遠。窺雲路而可難哉。使乎

韓哀孫陽之復執靶。豈傷吻徹策伏匿而不進焉。自非神徹幽遐體照冥遠。驅駕羣龍窮觀天域。詳搜迥古。靡得傳焉。

三十六年。王東巡大騎之谷。指春宵宮。集諸方士仙術之要。而螭鵠龍蛇之類。奇種馮空而出。時已將夜。王設長生之燈。以自照。一名恒輝。又列璫膏之燭。遍於宮內。又有鳳腦之燈。又有冰荷者。出冰壑之中。取此花以覆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西王母乘翠鳳之輦而來。前導以文虎文豹。後列雕麟紫麇。曳丹玉之履。敷碧蒲之薦。黃莞之薦。共玉帳高會。薦清澄瓊瑤之膏。以為酒。又進洞淵紅醪。崑州甜雪。崑流素蓮。陰岐黑棗。萬歲蜜桃。千常碧藕。青花白橘。素蓮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黑棗者。其樹百尋。實長二尺。核細而柔。百年一熟。

扶桑東五萬里有磅礴山。上有桃樹百圍。其花青黑。萬歲一實。鬱水在磅礴山東。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謂沈流。亦名重泉。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為常也。條陽山出神蓬如蒿。長十丈。周初國人獻之。周以為宮柱。所謂蒿宮也。中有白橘。花色翠而實白。大如瓜。香聞數里。奏環天之和樂。列以重霄之寶器。器則有岑華鏤管。睇澤雕鐘。貝山靜瑟。浮瀛羽磬。撫節按歌。萬靈皆聚。環天者。鈞天也。和廣也。出穆天子傳岑華。山名也。在西海。山有象竹。截為管吹之。為羣鳳之鳴。睇澤。出精銅。可為鐘鐸。員山。其形員也。有大林。雖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其木為琴瑟。故曰靜瑟。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為磬。磬者長一丈。輕若鴻毛。因輕而鳴。西王母與穆王歡歌既畢。乃命駕昇雲而去。

魯僖公

僖公十四年。晉文公焚林以求介之推。有白鷗遶烟而噪。或集之推之側。火不能焚。晉人嘉之。起一高臺。名曰思烟臺。種仁壽木。木似柏而枝長柔軟。其花堪食。故呂氏春秋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華焉。即此是也。或云。戒所焚之山數百里。居人不得設網羅。呼曰仁鳥。俗亦謂烏白臆者為慈鳥。則此類也。

錄曰。楚令尹子革有言曰。昔穆王欲肆心周行。使天下皆有車轍馬跡。考以竹書靈簡。求諸石室。不絕金繩。山經爾雅。及乎大傳。雖世歷悠遠。而記說叶同名。山大川。肆登躋之極。殊鄉異俗。莫不臆拜稽顙。東升巨人之臺。西宴王母之堂。南渡鼃鼃之梁。北經積羽之地。觴瑤池。而賦詩期并泊。而遊博勒石軒轅之丘。絕跡玄圃之上。自開闢以來。載籍所記。未有若斯神異者也。

周靈王

周靈王立二十一年。孔子生於魯襄公之世。夜有二蒼龍自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因夢而生。夫子有二神女。擎香露於空中。而來以沐浴。徵在天帝下。奏鈞天之樂。列於顏氏之房。空中有聲。言天感生聖子。故降以和樂笙鏞之音。異於俗世也。又有五老列於徵在之庭。則五星之精也。夫子未生時。有麟吐玉書於闕里人家。文云。水精之子。繼哀周而素王。故二龍繞室。五星降庭。徵在賢明知為神異。乃以繡紱繫麟角。信宿而麟去。相者云。夫子係殷湯水德。而素王至。

敬王之末魯定公二十四年魯人鋤商田於大澤得麟以示夫子繫角之紱尚猶在焉。夫子知命之將終乃抱麟解紱涕泗滂沱且麟出之時及解紱之歲垂百年矣。

錄曰詳觀前史歷覽先誥援神鉤命之說六經緯候之志研其大較與今所記相符語乎幽秘彌深影響故述作書者莫不憲章古策斟酌舊文蓋以至聖之德列廣也是以尊德崇道必欲盡其真極崑華不足以匹其高滄溟未得以方其廣含生有識仰之如日月焉。夫天生鍾周季王政寢缺愍大道之將崩惜文雅之垂墜乃搜舊章而定五禮採遺音而正六樂。故以棟宇生民舟航萬代者也所謂崇德廣業其謂是乎。孟子云千年一聖謂之連步自絕筆以來載歷年紀難可稱算故通人之言有聖將及後來諸疑更發明其章也。

二十三年起昆昭之臺亦名宣昭聚天下異木神工得崿谷陰生之樹其樹千尋文理盤錯以此一樹而臺用足焉大幹為桁棟小枝為栢桷其木有龍蛇百獸之形又節水精以為泥臺高百丈昇之以望雲色時有萋弘能招致神異王乃登臺望雲氣蒼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鬚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縫緝毛羽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木燃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井堅冰可琢又設狐腋素裘紫籠文褥麗褥是西域所獻也施於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炎乃以指彈席上而暄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武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疏萋弘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

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戾自能轉動萇弘言於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萇弘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

有韓房者自渠胥國來獻玉駝高五丈虎魄鳳凰高六尺火齊鏡廣三尺閤中視物如畫向鏡語則鏡中影應聲而答韓房身長一丈垂髮至膝以丹砂畫左右手如日月盈缺之勢可照百餘步周人見之如神明矣靈王末年亦不知所在

錄曰夫誘於可欲而正德虧矣惑於聞見志用遷矣周靈之謂乎余乃受制於奢玩神於亂波蕩正教為之媮薄淫湏因斯而滋焉何則溺此仙道棄彼儒教觀乎異俗萬代之神絕者也及其化流遐俗風被邊隅非正朔之所被服四氣之所含養而使鬼物隨方而競至奇精自遠而來臻窮天區而盡地域反五常而移四序恍惚形象之間希夷明昧之際難可言也窮幽極智偉哉偉哉凡事君盡禮忠為令德有違則規諫以竭言弗從則奉身以求退甚能剖身碎首莫顧其生排戶觸輪知死不去如手足衛頭目舟楫濟巨川君臣之義斯為至矣而弘違有犯無隱之誠行求媚以取容身卒見於夷戮可為哀也容成萇弘不並語矣

師曠者或出於晉靈之世以主樂官妙辨音律撰兵書萬篇時人莫知其原裔出沒難詳也晉平公之時以陰陽之學顯於當世燻目為瞽人以絕塞眾慮專心於星筭音律之中考鐘呂以定四時無毫釐之異春秋不記師曠出何帝之時曠知命欲終乃述寶符百卷晉戰國時其書滅絕矣

老聃在周之末。居反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跡。惟有黃髮老叟五人。或乘鴻鶴。或衣羽毛。耳出於頂。瞳子皆方。面色玉潔。手握青筠之杖。與聃共談天地之數。及聃退迹。為柱下史。求天下服道之術。四海名士。莫不爭至。至五老。即五方之精也。

浮提之國。獻神通善書二人。乍老乍少。隱形則出影。聞聲則藏形。出肘間金壺四寸。上有五龍之檢。封以青泥。壺中有黑汁。如瀉漆。灑地及石。皆成篆隸科斗之字。記造化人倫之始。佐老子撰道德經。垂十萬言。寫以玉牒。編以金繩。貯以玉函。晝夜精勤。形勞神倦。及金壺汁盡。二人剗心。瀝血以代墨焉。遞鑽腦骨。取髓代為膏燭。及髓血皆竭。探懷中玉管。中有丹藥之屑。以塗其身。骨乃如故。老子曰。更除其繁。存五千言。及至經成。工畢。二人亦不知所往。

錄曰。莊周云。德配天地。猶假至言。觀乎老氏。崇謙柔以為要。挹虛寂以歸真。知大朴之既滿。發立文以示世。就能辨其虛無。究斯深寂。是以仲尼貴其德。叶以神靈。極譬其人。以為龍矣。師曠設數千間。卒具春秋之末。抱朴子謂為知音之聖也。雖容成之妙。大撓之推。歷變裏之理樂。延州之聽。故未之能過也。

師涓出於衛靈公之世。寫列代之樂。造新曲以代古樂。故有四時之樂。春有離鴻去鴈。應蘋之歌。夏有明晨焦泉。芝華流金之調。秋有商風白雲。落葉吹蓬之曲。冬有凝河流陰。沈雲之操。以此四時之聲。奏於靈公。靈公情涵心惑。忘於政事。蘧伯玉趨階而諫曰。此雖以發揚氣律。終為沈酒淫漫之音。無合於風雅。非下臣宜薦於君也。靈公乃去其聲。而親政務。故衛人化其美焉。

師涓悔其乖於雅頌失為臣之道乃退而隱跡遂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恐後世傳造焉
錄曰夫體國以質直為先導政以謙約為本故三風十愆商書之以昭誓無荒無怠唐風貴
其遵儉靈公違詩人之明諷惟奢縱惑心雖追悔於初失能革情於後諫日月之蝕無損明
焉伯王志存規王東亮為心師涓識進退之道觀過知仁一君二臣斯可稱美

宋景公之世有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
衣其食則有渠滄之鳥煎以桂髓叢庭之鷄蒸以蜜沫淇漳之鱧脯以青茹九江珠璣爨以蘭
蘇華清夏潔灑以纖縞華清井之登華也饗人視時而叩鐘伺食以擊盤言每食而輒擊鐘磬也
懸四時之衣春夏金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溫煖異香於臺上忽有野人被草負笈扣門而進
曰聞國君愛陰陽之術好家緯之祕請見景公乃延之崇堂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
萬不失一。夜則觀星望氣晝則執筭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君何
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將及矣修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曰善遂賜姓曰子氏
名之曰韋即子韋也

錄曰宋子韋世司天部妙觀星緯抑亦梓慎裨竈之儔景公待之若神禮以上列服以絕世
之衣膳以殊方之味雖謂大禽之旨華甃龍衮之服及斯固陋矣春秋因生以賜姓亦緣事
以顯名號司星氏至六國之末著陰陽之書

出班固藝文志

越謀滅吳蓄天下奇寶美人異味進於吳殺三牲以祈天地殺龍蛇以祠川岳矯以江南億萬

戶民輸吳為傭保越又有美女二人一名夷光一名修明即西施鄭以貢於吳吳處民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為簾幌朝下以蔽景夕捲以待月二人當軒並坐理鏡靚粧於珠幌之內竊窺者莫不動心驚魂謂之神人吳王妖惑忘政及越兵入國乃抱二女以逃吳苑越軍亂入見二女在樹下皆言神女望而不敢侵今吳城蛇門內有朽株尚為祠神女之處初越王入國有丹鳥夾王而飛故句踐入國起望烏臺言丹鳥之異也范蠡相越日致千金家僮閑算術者萬人收四海難得之貨盈積於越都以為器銅鐵之類積如山之阜或藏之井塹謂之寶井奇容麗色溢于閨房謂之遊宮歷古以來未之有也

錄曰易尚謙益書著明謨人臣之體以斯為上傳曰知無不為忠也范蠡陳工術之本而句踐乃霸卒王百越稱為富強斯其力矣故能佯狂以晦跡浮海以避世因三徙以別名功遂身退斯其義也至如寶井遊宮雖奢不惑夫興亡之道匪推之歷數亦由才力而致也觀越之滅吳屈柔之禮盡焉薦非世之絕姬收歷代之神寶斯皆跡殊而事同矣博識君子驗斯言焉

拾遺記卷四

燕昭王

王即位二年。廣延國來獻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嫫。竝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或行無跡影。或積年不饑。昭王處以單綃華幄。飲以瑤珉之膏。飴以丹泉之粟。王登崇霞之臺。乃召二人。徘徊翔舞。殆不自支。王以纓縷拂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於鸞翔而歌聲輕颺。乃使女伶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雖飄梁動木。未足嘉也。其舞一名繁塵。言其體輕與塵相亂。次曰集羽。言其婉轉若羽毛之從風。末曲曰旋懷。言其支體纏蔓。若入懷袖也。乃設麟文之席。散荃蕪之香。香出波弋國。浸地則土石皆香。著朽木腐草。莫不鬱茂。以燠枯骨。則肌肉皆生。以屑噴地。厚四五寸。使二女舞其上。彌日無跡。體輕故也。時有白鸞。孤翔銜于莖。莖穉於空中。自生花實。落地則生根葉。一歲百獲。一莖滿車。故曰盈車嘉穉。麟文者。錯雜寶以飾席也。皆為雲霞麟鳳之狀。昭王復以衣袖麾之。舞者皆止。昭王知其神異。處於崇霞之臺。設枕席以寢。讌遣侍人以衛之。王好神仙之術。立天女。託形作此二人。昭王之末。莫知所在。或云游於漢江。或伊洛之濱。

四年。王居正寢。召其臣甘肅曰。寡人志於仙道。欲學長生久視之法。可得遂乎。肅曰。臣遊昆臺之山。見有垂白之叟。宛若少童。貌若冰雪。行如處子。血清骨勁。膚實腸輕。乃歷蓬瀛而起碧海。經涉升降。遊往無窮。此為上仙之人也。蓋能去滯慾而離嗜愛。洗神滅念。常遊於太極之門。今

大王以妖容惑目。美味爽口。列女成羣。迷心動慮。所受之容。恐不及玉。纖腰皓齒。患不如神。而欲卻老雲遊。何異操圭爵。以量滄海。執毫釐而迴日月。其可得乎。昭王乃徹色減味。居乎正寢。賜甘露羽衣一襲。表其墟為明真里也。

七年。沫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問其年。云百三十歲。荷錫持餅。云發其國五年。乃至燕都。善術惑之術。於其指端。出浮屠十層。高三尺。乃諸天神仙。巧麗特絕。人皆長五六分。列幢蓋鼓舞。繞塔而行。歌唱之音。如真人矣。尸羅噴水為霧。霧暗數里。間俄而復吹為疾風。霧霧皆止。又吹指上浮屠。漸入雲裏。又如左耳出青龍。右耳出白虎。始入之時。纔一二寸。稍至八九尺。俄而風至雲起。即以一手揮之。即龍虎皆入耳中。又張口向日。則見人乘羽蓋。駕螭鵠。直入於口內。復以手抑脅上。而聞懷袖之中。轟轟雷聲。更張口。則見羽蓋螭鵠。相隨從口中而出。尸羅常坐日中。漸漸覺其形小。或化為老叟。或為嬰兒。倏忽而死。香氣盈室。時有清風來。吹之更生。如向之形。呪術術惑神怪無窮。

八年。盧扶國來朝。渡河萬國方至。云其國中山川無惡禽獸。水不揚波。風不折木。人皆壽三百歲。結草為衣。是謂卉服。至死不老。咸知孝讓。壽登百歲以上。相敬如至親之禮。死葬於野外。以香木靈草。瘞掩其尸。閭里助送。號泣之音。動於林谷。河源為之流止。春水為之改色。居喪水漿不入於口。至死者骨為塵埃。然後乃食。昔大禹隨山導川。乃旌其地為無老純孝之國。

錄曰。夫含靈宣氣。取象二儀。受命因生。包乎五德。故守溥明以修身。資施以為本。義緣天屬。

生盡愛敬之容體。自心慈死結。追終之慕。蓋處物之常情。有識之常道。是以忠諫一至。則會理以通。幽神義由心洞。祇靈為之昭感。迹顯神著。表降羣祥。行道不違。遠邇旌德。美乎異國之人。隔絕王化。闕聞大道。語其國法。華戎有殊。觀其政教。頗令殊俗。禮在四夷。事存諸誥。孝讓之風。萬不尚也。

九年。昭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不踰一年。王母果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為佩。此是神蛾之火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員丘之上。聚神蛾以瓊筐盛之。使王童負筐以遊四極。來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昭王坐握日之臺。參雲上可捫日。時有黑鳥白頭。集王之所。銜洞光之珠。圓徑一尺。此珠色黑如漆。懸照於室內。百神不能隱其精靈。此珠出陰泉之底。陰泉在寒山之北。員水之中。言水波常圓轉而流也。有黑蚌飛翔來去。如五岳之上。昔黃帝時。霧成子游寒山之嶺。得黑蚌在高崖之上。故知黑蚌能飛矣。至燕昭王時。有國獻於昭王。王取瑤漳之水。洗其沙泥。乃嗟歎曰。自懸日月以來。見黑蚌生珠。已八九十遇。此蚌千歲一生珠也。珠漸輕細。昭王常懷此珠。當隆暑之月。體自輕涼。號曰銷暑招涼之珠也。

秦始皇

始皇元年。騫霄國獻刻玉善畫工名衣。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羣物之象。刻玉為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真矣。皆銘其臆。前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之圖。又畫為龍虎騫蕭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刻畫之形。何得飛走。使以瀉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胷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迄胡亥之滅。寶劍神物。隨時散亂也。

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舟形似螺。沉行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其國人長十丈。編鳥獸之毛以蔽形。始皇與之語。及天地初開之時。了如親睹。曰。臣少時躡虛卻行。日遊萬里。及其老朽也。坐見天地之外事。臣國在咸池日沒之所。九萬里。以萬歲為一日。俗多陰霧。遇其晴日。則天豁然。雲裂。耿若江漢。則有玄龍黑鳳。翻翔而下。及夜燃石以繼日光。此石出燃山。其土石皆自光澈。扣之則碎。狀如粟。一粒輝映一堂。昔炎帝始變生食。用此火也。國人今獻此石。或有投其石於溪澗中。則涕沫流於數十里。名其水為焦淵。臣國去軒轅之邱十萬里。少典之子。採首山之銅鑄為大鼎。臣先望其國。其金火氣動。奔而往視之。三鼎已成。又見冀州有異氣。應有聖人生。果有慶都生堯。又見赤雲入於鄴。鎬走而往視。果有丹雀。瑞昌之符。始皇曰。此神人也。彌信仙術焉。始皇起雲明臺。窮四方之珍木。搜天下之巧工。南得烟邱碧

樹灑水燃沙貢都朱泥雲岡素竹東得蔥巒錦栢漂極龍松寒河星栢玩雲之梓西得漏海浮
金狼淵羽壑滌漳霞桑沈塘員籌北得冥食乾漆陰坂文梓寒流黑魄闔海香瓊珍異是集二
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謂之子午臺亦言於子午之地各起一
臺二說疑也

張儀蘇秦二人同志好學迭剪髮而鬻之以相養或傭力寫書非聖人之言不讀遇見墳典行
途無所題記以墨書掌及股裏夜還而寫之折竹為簡二人每假食于路剝樹皮編以為書帙
以盛天下良書嘗息大樹之下假息而寐有一先生問二子何勤苦也儀秦又問之子何國人
答曰吾生於歸谷亦云鬼谷鬼者歸也又云歸者谷名也乃謂其術教以千世出俗之辯即探
胷內得二卷說書言輔時之事古史考云鬼谷子也鬼歸相近也

秦王子嬰立凡百日郎中趙高謀殺之子嬰寢於望夷之宮夜夢有人身長十丈鬚髮絕青納
玉鳥而乘丹車駕朱馬而至宮門云欲見秦王子嬰閭者許進焉子嬰乃與言謂子嬰曰余是
天使也從沙邱來天下將亂當有同姓名欲相誅暴翌日迺起子嬰則疑趙高囚高於咸陽獄
懸於井中七日不死更以鑊湯煮七日不沸乃戮之子嬰問獄吏曰高其神乎獄吏曰初囚高
之時見高懷有一青丸大如雀卵時方士說云趙高先世受韓終丹法冬月坐於堅冰夏日
卧於爐上不覺寒熱及高死子嬰乘高屍於九達之路泣送者千家或見一青雀從高屍中出
直入雲九轉之驗信於是乎子嬰所夢即始皇之靈所著玉鳥則安期先生所遺也鬼昧之理

萬世一時。

錄曰。夫含靈挺質。罕不羨乎久視。祈以長生。苟乖才性。企之彌遠。何者。夫層宮峻宇。肆其奢。綽約柔曼。縱其惑。九韶六英。悅其耳。喜怒刑賞。示其威。精靈溺於常滯。志意疲於馳策。銷竭神慮。翦刻天和。秦政自以功高。三皇世踰五帝。取惑徐市。身殞沙邱。燕昭能延禮羣神。百靈響集。並欲棄機事。以遊真極。去塵垢。而望雲飛。譬猶等溝澮於天河。齊朝菌於椿木。超二儀於崑巒。升一躋而扳重漢。何則。望之與無階矣。抱朴子曰。學若牛毛。得如麟角。至如秦皇燕昭之知。雖微鑿仙體。而未入玄真。蓋由福惑尚多。滯情未盡。至於神通玄化。說變萬端。故曰徐行雲垂之儔。駕影乘霞之侶。可得齊肩比步焉。與之棲息也。窮神絕異。隨方而來。銜絕殊形。越境而至。託神以盡變。因變以窮神。觸象難名。竊怪莫測。淮南子云。含雷吐火之術。出於萬畢之家。方彘羽於洪鑪。炎烟火於冰水。漏海螺船之屬。飛珠沈霞之類。千途萬品。書籍之所未詳。自神化以來。神奇莫與為例。豈未代浮誣所能窺仰。天齡修短之所效哉。今觀子年之紀。蘇張二人。異辭同迹。或以字音相類。或以土俗為殊。驗諸墳史。宣惟秦儀之見異者哉。

拾遺記卷五

前漢上

漢太上皇微時佩一刀長三尺上有銘其字難識疑是殷高宗伐鬼方之時所作也上皇遊鄠沛山中寓居窮谷裏有人歐冶鑄上皇息其傍問曰此鑄何器工者笑而答曰為天子鑄劍慎勿泄言上皇謂為戲言而無疑色工人曰今所鑄鐵鋼礪難成若得公腰間佩刀雜而冶之即成神器可以尅定天下星精為輔佐以殲三猾木哀火盛此為異兆也上皇曰余此物名為匕首其利難傷水斷虬龍陸斬虎兕魑魅罔兩莫能逢之斫玉鑄金其刃不卷工人曰若不得此匕首以和鑄雖歐冶專精越砥斂鐔終為鄙器上皇則解匕首投于鑪中俄而烟燭衝天日為之晝晦及乎劍成殺三牲以饗祭之鑄工問上皇何時得此匕首上皇曰秦昭襄王時余行逢一野人於陌上授余云是殷時靈物世世相傳上有古字記其年月及成劍工人視之其銘尚存叶前疑也工人即持劍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高祖常佩於身以殲三猾及天下已定呂后藏於寶庫庫中守藏者見白氣如雲出於戶外狀如龍蛇呂后改庫名曰靈金藏及諸呂擅權白氣亦滅及惠帝即位以此庫貯禁兵器名曰靈金內府也

錄曰夫精靈變化其途非一冥會之感理故難常至如墳識所載咸取驗於已往謠歌里說皆求徵於未來考圖披籍往往而編列矣觀乎工人之說諒妖言之遠效焉三尺之劍以應天地之數故三為陽數亦應天地之德按鈎命訣曰蕭何為昴星精項羽陳勝胡亥為三

猾國為水德漢叶火位此其徵也

孝惠帝二年四方咸稱車書同文軌天下太平干戈偃息遠國殊鄉重譯來貢時有道士姓韓名稚則韓終之嗣也越海而來云是東海神使聞聖德洽乎區宇故悅服而來庭時有東極出扶桑之外有泥離之國來朝其人長四尺兩角如鱗牙出於唇自乳已來有靈毛自蔽居於深穴其壽不可測也帝云方士韓稚解絕國人言令問人壽幾何經見幾代之事答曰五運相承迭生迭死如飛塵細雨存沒不可論算問女媧以前可聞乎對曰蛇身已上八風均四時序不以威悅攬乎精運又問燧人以前答曰自鑽火變腥以來父老而慈子壽而孝自軒皇以來屑屑焉以相誅滅浮靡竄動淫於禮亂於樂世德澆訛高風墜矣稚以答聞於帝帝曰悠哉香昧非通神達理者難可語乎斯遠矣稚於斯而退莫知其所之帝使諸方士立仙壇於長安城北名曰祠韓館俗云司寒之神祀於城陰按春秋傳曰以享司寒其音相亂也定是祠韓館至二年詔宮女百人文錦萬疋樓船十艘以送泥離之使大赦天下

漢武帝思懷往者李夫人不可復得時始穿昆靈之池泛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適因賦落葉哀蟬之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扇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燈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縣此屬右扶風至哀帝廢此邑南人受此釀法今言雲陽出美酒兩聲相

亂矣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伶出侍帝息於延涼室卧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涼室為遺芳夢室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頗頽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遙見不可同於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感則石溫暑感則石冷刻之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使此石像往則夫人至矣此石人能傳譯人言語有聲無氣故知神異也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於道術齋不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升雲不歸或托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於輕紗幙裏宛若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且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為丸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

元封元年浮忻國貢蘭金之泥此金出湯泉盛夏之時水常沸湧有若湯火飛鳥不能過國人常見水邊有人治此金為器金狀混混若泥如紫磨之色百鑄其色變白有光如銀即銀燭是也常以此泥封諸函匣及諸宮門鬼魅不敢干當漢世上將出征及使絕國多以此泥為壘封衛青張騫蘇武傅介子之使皆受金泥之壘封也武帝崩後此泥乃絕焉

日南之南有淫泉之浦言其水浸淫從地而出成淵故曰淫泉或言此水甘軟男女飲之則淫

其水小處可濫觴蹇涉大處可方舟沿沂隨流屈直其水激石之聲似人之歌笑聞者令人淫動故俗謂之淫泉時有鳧鴈色如金羣飛戲於沙瀨羅者得之乃真金鳧也昔秦破驪山之墳行野者見金鳧向南而飛至淫泉後寶鼎元年張善為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張善該博多通考其年月即秦始皇墓之金鳧也昔始皇為塚欽天下瓌異生殉工人傾遠方奇室於塚中為江漢川瀆及列山岳之形以沙棠沈檀為舟楫金銀為鳧鴈以瑠璃雜寶為龜魚又於海中作玉象鯨魚銜火珠為星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偉也昔生埋工人於塚內至被開時皆不死工人於塚內琢石為龍鳳仙人之像及作碑文辭讚漢初發此塚驗諸史傳皆無列仙龍鳳之製則知生埋匠人之所作也後人更寫此碑文而辭多怨酷之言乃謂為怨碑史記略而不錄

董偃常卧延清之室以畫石為床文如錦也石體甚輕出邳支國上設紫瑠璃帳火齊屏風列靈麻之燭以紫玉為盤如屈龍皆用雜寶飾之侍者於戶外扇偃偃曰玉石豈須扇而後涼耶侍者乃却扇以手摸方知有屏風又以玉精為盤貯冰於膝前玉精與水同其潔澈侍者謂冰之無盤必融濕席乃合玉盤拂之落階下水玉俱碎偃以為樂此玉精于塗國所貢也武帝以此賜偃哀平之世民家猶有此器而多殘破及王莽之世不復知其所在

太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武帝置於甘泉故館更以餘雞混之得其種類而不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雞無晨一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雄雞不鳴非吉祥也帝乃

送還西域行至西關雞反顧望漢宮而哀鳴故謠言曰二七末世雞不鳴犬不吠宮中荆棘亂相係當有九虎爭為帝至王莽篡位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宮掖中生蒿棘家無雞鳴犬吠此雞未至月支國乃飛于天漢聲似鷓鴣雞翔翔雲裏一名暄雞昆暄之音相類

天漢二年渠搜國之西有祈淪之國其俗滄和人壽三百歲有壽木之林一樹十尋日月為之隱蔽若經憇此木下皆不死不病或有泛海越山來會其國歸懷其葉者則終身不老其國人綴草茅為繩結網為衣似今之羅紈也至元狩六年渠搜國獻網衣一襲帝焚於九達之道恐後人徵求以物奢費燒之烟如金石之氣

太始二年西方有因霄之國人皆善嘯丈夫嘯聞百里婦人嘯聞五十里如笙竽之音秋冬則聲清亮春夏則聲沈下人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重舌以爪徐刮之則嘯聲逾遠故呂氏春秋云反舌殊鄉之國即此謂也有至聖之君則來服其化

錄曰漢興維六國之遺弊天下思於聖德是以黔黎嗟秦亡之晚恨漢來之遲高祖肇基帝業恢張區宇孝惠務寬刑辟以成無為之治德侔三王政通四海至於武帝世載愈光省方巡岳標元崇號聞禮樂以恢風廣文義以飾俗改律厯而建封禪祀百神以昭羣瑞雖欽明茂於唐書文思稱於虞典豈尚茲焉觀乎周孔之教不貴虛無之學武帝修黃老治却老之方求報無福之祀是以張敞切言使遠斥仙術指以長弘楚襄懷秦皇徐福之事故新垣之徒卒見夷戮夫仙者尚冲靜以忘形體守寂寞而祛囂務武帝好微行而尚尅伐恢宮宇而

廣苑囿。永垂長生久視之法。失玄一字道之要。悔少翁之先誅。惑樂大之詭說。至如李夫人
緬心昵愛。專媚蘭闥。沈魂之更生。飭新宮以延位。蓋由嬖惑之寵過熾。累心之結未祛。欲
疎身雲霓之表。與天地而齊畢。由係風暑其可階乎。雖未及玄真。頗參神邃。是以幽明不能
藏其殊妙。萬象無所隱其精靈。考諸仙部。驗以眾說。未有異於斯乎。夫五運遞興。數之常理。
金土之兆。魏晉當焉。董偃起自販珠之徒。因庖宰而升寵。竊幸一時。富傾海宇。內蓄神異之
珍。銜非世之寶。一朝絕愛。信盛衰之有兆乎。夫為棺槨者。以防螻蟻之患。為斂骨之具。聖人
使合其正禮。惡其踰費。疾其過薄。至如滄臺滅明之儉。盛姬秦皇之奢。皆失於節用。嗟乎。形
銷神滅。歎為一棺之土。為陵成谷。瓊瑁美寶。奄為燼塵。斯則費生加死。無益身名也。冥然長
往。何憶曩時之盛。仲尼云。不如速朽。斂手足形。聖人以斯昭誠。豈不尚哉。

拾遺記卷六

前漢下

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莖。若葵之衛足。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花葉歲萎。芬馥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氣常香。益脉理。病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為衣。或折以蔽日。以為戲弄。楚辭所謂折芙蓉以為衣。意在斯也。亦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上。實沈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土人進一豆槽。帝曰。桂楫松舟。其猶重朴。況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以文梓為船。水蘭為柂。刻飛鸞翔鶴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言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菱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何。萬歲為樂豈云多。帝乃大悅。起商臺於池上。及乎末歲。進諫者多。遂省薄遊幸。堙毀池臺。鸞舟荷菱。隨時廢滅。今臺無遺址。溝池已平。

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背明之國。來貢其方物。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常暗。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食之後天而死。有決日之稻。種之十旬而孰。有翻形稻。言食者死而更生。天而有壽。有明清稻。食者延年也。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饑。有搖枝粟。其枝長而弱。無風常搖。食之益髓。有鳳冠粟。似鳳鳥之冠。食者多力。有遊龍粟。葉屈曲似遊龍也。有瓊膏粟。白如銀。食此二粟。令人骨輕。有繞明豆。其莖弱。自相縈纏。有挾劍豆。其莢

形似人挾劍橫斜而生。有傾離。言其豆見日。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有延精麥。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府。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醇和麥。為麴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可袒。有含露麥。穠中有露。味甘如飴。有紫沈麻。其是不浮。有雲水麻。寔冷而有光。宜為油澤。有通明麻。食者夜行不持燭。是苕蓐也。食之延壽。後天而老。其北有草名虹草。枝長一丈。葉如車輪。根大如轂。花似朝虹之色。昔齊桓公伐山戎國。人獻其種。乃植於庭。三朝者之瑞也。有宵明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自消滅也。有紫菊。謂之日精。一莖一蔓。延及數畝。味甘。食者至可。不饑渴。有焦茅。高五丈。燃之成灰。以水灌之。復成茅也。謂之靈茅。有黃渠草。映日如火。其堅如若金。食者焚身不熱。有萼草。葉如蒲。莖如著。採之以占吉凶。萬不遺一。又有聞遐草。服者耳聰。香如桂。莖如蘭。其國獻之多。不生室。葉多萎黃。詔並除焉。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氣。東引太液之水。有一連理桂樹。上枝跨於渠水。下枝隔岸而南生。與上枝同一株。帝常以季秋之月。泛蘅蘭雲鷁之舟。窮晷係夜。釣於臺下。以香金為鈎。繡絲為綸。丹鯉為餌。釣得白蛟。長三丈。若大蛇。無鱗甲。帝曰。非祥也。命太官為鮓。肉紫骨青。味甚香美。班賜羣臣。帝思其美。漁者不能復得。知為神異之物。

二年。含塗國貢其珍怪。其使云。去王都七萬里。鳥獸皆能言語。雞犬死者。埋之不朽。經歷數世。其家人遊於山阿海濱。地中間雞犬鳴吠。主乃掘取。還家養之。毛羽雖禿落更生。久乃悅澤。張掖郡有郅族之盛。因以名也。郅奇字君珍。居喪盡禮。所居去墓百里。每夜行。常有飛鳥銜火。

夾之登山濟水號泣不息。未嘗以險難為憂。雖夜如晝之明也。以淚灑石則成痕。著朽木枯草必皆重茂。以淚浸地即醜。俗謂之醜鄉。至昭帝嘉其孝異。表銘其邑曰孝感鄉。四時祭祀立廟焉。

錄曰。夫心跡所至無幽不徹。理著於微。冥昧自顯。玄曦迴魯陽之戈。嚴霜感匹夫之歎。在於凡倫。尚昭神迹。況求之精爽。以會蒸蒸之心。木石為之有感。鳥獸為之馴集。元緯哀號。春花以之改葉。叔通晨興。朝流欵生。橫石辛繕。表迹於樓鸞。衛農示德於夢虎。郅氏之行類斯道焉。按漢昭帝時。有黃鵠下太液池。今云淋池。蓋一水二名也。宣帝之世。有嘉穀。玄稷之祥。亦不說。今之所生。豈由神農后稷播厥之功。抑亦王子所稱。非近俗所食。詮其名華而不實。及乎飛走之類。神木怪草。見奇而說。萬世之瑰偉也。

漢成帝好微行。於太液池傍。起宵遊宮。以漆為柱。鋪黑絨之幕。器服乘輿。皆尚黑色。既悅於暗行。憎燈燭之照。宮中美御。皆服皂衣。自班婕妤已下。咸帶玄綬。簪佩雖如錦綉。更以水蘭紗綃罩之。至宵遊宮。乃秉燭宴。幸既罷。靜鼓自舞。而步不揚塵。好夕出游。造飛行殿。方一丈。如今之輦。選羽林之士。負之以趨。帝於輦上。覺其行快疾。聞其中若風雷之聲。言其行疾也。名曰雲雷宮。所幸之宮。咸以氈絨藉地。惡車轍馬迹之喧。雖惑於微行。昵宴在民。無勞無怨。每乘輿返。駕以愛幸之姬。寶衣珍食。捨於道傍。國人之窮老者。皆歌萬歲。是以鴻嘉永始之間。國富家豐。兵戈長戢。故劉向谷永。指言切諫。於是焚宵遊宮。及飛行殿。罷宴逸之樂。所謂從繩則正如轉。

園馬。

帝常以三秋閑日與飛鷺戲於太液池以沙棠木為舟貴其不沈沒也以雲母飾於鸕首一名雲舟又刻大桐木為虬龍雕飾如真以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為拖柁及觀雲棹水玩擷菱藕帝每憂輕蕩以鷺飛鷺命飲飛之士以金鍊攬雲舟於波上每輕風時至飛鷺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鷺之裙常怨曰妾微賤何復得預纓裙之遊今太液池尚有避風臺即飛鷺結裙之處

錄曰夫言端宸拱嘿者人君之尊也是故興居有節進止有度出則太師奏登車之禮入則少師薦升堂之儀列旌明以周衛修清宮以宴息成帝輕南面之位微遊嫗幸好感神仙之事谷永因而抗諫書不云乎弗於細行終累大德斯之謂矣

哀帝尚淫奢多進諂佞幸愛之臣競以粧飾妖麗巧言取容董賢以霧銷單衣飄若蟬翼帝入宴息之房命賢更易輕衣小袖不用奢帶修裙故使宛轉便易也宮人皆效其斷袖又曰割袖恐驚其眼

後漢

明帝因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恒山獻巨桃核瓜名宮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美如飴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崆峒靈瓜四劫一實西王母遺於此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在又說巨桃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云仙人所食帝使植於霜林園園

皆植寒菓積冰之節百菓方盛俗謂之相陵與霜林之聲訛也。后曰王母之桃王公之瓜可得而食。吾萬歲矣安可植乎。后崩內侍者見鏡奩中有瓜桃之核視之涕零疑非其類耳。

章帝永寧元年條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鵝鵲形高七尺解人語其國太平則鵝鵲羣翔昔漢武時四夷賓服有獻馴鵲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按莊周云雕陵之鵲蓋其類也淮南子云鵲知人喜今之所記大小雖殊遠近為異故畧舉焉。

安帝好微行於郊坰或露宿起帷宮皆用錦綉文綉至永初二年國用不足令吏民入錢者得為官有瑯琊王溥即王吉之後吉先為昌邑中尉奕世衰凌及安帝時家貧不得仕乃挾竹簡插筆於洛陽市傭書美於形貌又多文辭來僦其書者丈夫贈其衣冠婦人遺其珠玉一日之中衣寶盈車而歸積粟于廩九族宗親莫不仰其衣食洛陽稱為善筆而得富溥先時家貧穿井得鐵印銘曰傭力得富錢至億庾一土三田軍門主簿後以一億錢輸官得中壘校尉三田一土壘字也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故曰軍門主簿積善降福明神報焉。

靈帝初平三年遊於西園起裸遊館千間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徹乘船以遊漾使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以執篙楫搖漾於渠中其水清澄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者以奏招商之歌以來涼氣也歌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畫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鳥千年萬歲喜難踰渠中植蓮大如蓋長一丈南國所獻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舒也故曰望舒荷帝盛夏避暑於裸遊館長夜飲

宴。帝嗟曰。使萬歲如此。則上仙也。宮人年二七已上。三六已下。皆靚粧解其上衣。惟着內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獻茵墀香。煮以為湯。宮人以之浴。浣使以餘汁入渠。名曰流香渠。又使內豎為鱸鳴於館北。又作雞鳴堂。多畜雞。每醉迷於天曉。內侍競作雞鳴。以亂真聲也。乃以炬燭投於殿前。帝乃驚悟。及董卓破京師。散其美人。焚其宮室。至魏咸熙中。先所投燭處。夕夕有光如星。後人以為神光。於此地立小屋。名曰餘光祠。以祈福。至魏明末。稍掃除矣。

錄曰。明章兩主。丕承前業。風被四海。威行八區。殊邊異服。祥瑞輻輳。安靈二帝。同為敗德。夫悅目快心。罕不淪乎情慾。自非遠鑒興亡。孰能移隔下俗。傭才緣心。緬乎嗜慾。塞諫任邪。沒情於淫靡。至如列代亡主。莫不憑威猛以喪家國。肆奢麗以覆宗祀。詢考先墳。往往而載僉求。歷古所記。非一。貶爵鬻官。乖分職之本。露宿郊居。違省方之義。成安二帝。載世雖遠。而亂政攸同。驗之史牒。訖諸前記。迷情狗馬。愛好龍鶴。非明王之所聞。示於後也。內窮淫酷。外盡禽荒。取悅耳目。流敗萬世。是以牝妖告禍。漢靈以巷伯傾宗。酒池裸逐之醜。鳴雞長夜之惑。事由商乙。遠倣燕丹。異代一時。可為悲矣。

獻帝伏皇后。聰惠仁明。有聞於內。則及乘輿為李傕所敗。晝夜逃走。宮人奔竄。萬無一生。至河無舟楫。后乃負帝以濟河。河流迅急。惟覺脚下如有乘踐。則神物之助焉。兵戈逼岸。后乃以身擁遏於帝。帝傷趾。后以綉紱拭血。刮玉釵以覆於瘡。應手則愈。以淚漚帝衣。及面潔靜如洗。車人歎服。雖亂猶有明智。婦人精誠之至。幽祇之所感矣。

錄曰夫丹石可磨而不可奪其堅色蘭桂可折而不可掩其貞芳伏后履純明之姿懷忠亮之質臨危受命壯夫未能如焉知死不恠馮媛之儔也求之千古亦所罕聞

漢興至於哀平元成尚以宮室崇苑囿而西京始有弘侈東都繼其繁奢即違采椽不斲之製尤異靈沼導儉之風考之皇圖求諸志錄千家萬戶之書臺衛城隍之廣自重門橫宇以來未有若斯之費溢也考哀廣四時之房靈帝修裸遊之館妖惑為之則神怨工巧為之則人虐夷國淪家可為慟矣及夫靈瑞嘉禽艷卉殊木生非其壤詭色訛音不稟正朔之地無涉圖書所記或緣德業以來儀由時俗以具質咸得而備詳矣歷覽羣經披求方冊未若斯之宏麗矣

郭況光武皇后之弟也累金數億家僮四百餘人以黃金為器工冶之聲震於都鄙時人謂郭氏之室不雨而雷言其鑄鍛之聲盛也庭中起高閣長廡置衡石於其上以稱量珠玉也閣下有藏金窟列武士以衛之錯雜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月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月晝星宮無匹其寵者皆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廚金穴況小心畏慎雖居富勢閉門優遊未曾干世事為一時之智也

錄曰夫后族之盛專挾內主之威皆以黨孽強盛肆囂於天下妖幸侵政擅椒房之親在昔魏冉富傾羸國漢世王鳳同拜五侯館第僭於京都媼姬麗於宮掖瑰賂南金彌玩於王府綬繡雕文被飾於土木高廓洞門極夏屋之盛文馬朱軒窮車服之靡自古擅驕未有如斯之例雖三歸移於管室八佞陳於李庭方之為劣矣郭況內憑姻寵外專聲厲遠採山丹之

百子金書
四掃葉山房
穴積陶朱程鄭之產未足稱其盛與曾不恃其戚里於其財勢秉溫恭之正守道持盈而自
兢慎足可謂知幾其神乎。

劉向於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
坐誦書。老父乃吹杖端烟燃因以見向說開闢已前向因受五行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忘之
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而去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金卯之子有博學者
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余略授子焉。至向子歆從向授其術向亦不悟此
人焉。

賈逵年五歲明慧過人其姊韓瑤之婦嫁瑤無嗣而歸居焉亦以貞明見稱閭隣中讀書旦夕
抱遠隔籬而聽之逵靜聽不言姊以為喜。至年十歲乃暗誦六經姊謂逵曰吾家貧困未嘗有
教者入門汝安知天下有三墳五典而誦無遺句耶。逵曰憶昔姊抱逵於籬間聽隣家讀書今
萬不遺一乃剝庭中桑皮以為牒或題於扉屏且誦且記暮年經文通遍於閭里每有觀者稱
云振古無倫門徒來學不遠萬里或襁負子孫舍於門側皆口授經文贈獻者積粟盈倉或云
賈逵非力耕所得誦經口倦世所謂古耕也。

何休木訥多智三墳五典陰陽算術河洛讖緯及遠年古諺歷代圖籍莫不咸誦也。門徒有問
者則為註記而口不能說作左氏膏肓公羊廢疾穀梁墨守謂之三闕言理幽微非知機藏往
不可通焉。及鄭康成蜂起而攻之求學者不遠千里羸糧而至如細流之赴巨海京師謂康成

為經神。何休為學海。

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負笈不遠險阻。每言人而不學。則何以成。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菴。削荆為筆。剋樹汁為墨。夜則映星望月。暗則縛麻蒿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非聖人之言不視。臨終誡曰。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屍走肉耳。河洛秘奧。非正典籍所載。皆注記於柱壁。及園林樹木。慕好學者。采輒寫之。時人謂任氏為經苑。

曹曾。魯人也。本名平。慕曾參之行。改名為曾。家財巨億。事親盡禮。日用三牲之養。一味不虧。於是不先親而不食新味也。為客於人家。得新味則含懷而歸。不畜雞犬。言喧囂驚動於親老時。亢旱。井池皆竭。母思甘清之水。曾跪而操餅。則甘泉自湧。清美於常。學徒有貧者。皆給食。天下名書。上古以來。文篆訛落者。曾皆刊正。垂萬餘卷。及國難既夷。收天下遺書於曾家。連車繼軌。輸於王府。諸弟子於門外立祠。謂曰曹師祠。及世亂。家家焚廬。曾慮先文湮沒。乃積石為倉。以藏書。故謂曹氏為書倉。

錄曰。觀乎劉向顯學於漢成時。才包三古。藝該九聖。懸日月以來。其類少矣。逮乎後漢。賈任曹之學。並為聖神。通生民到今。蓋斯而已。若顏淵之殆庶幾。關美張霸。何足顯大儒哉。至如五君之徒。孔門之外。未有也。方之入室。彼有慙焉。賈氏之姊。所謂知識婦人。鑒乎聖也。

拾遺記卷六終

拾遺記卷七

魏

文帝所愛美人姓薛名靈芸常山人也父名艱為鄴鄉亭長母陳氏隨艱舍於亭傍居生窮賤至夜每聚隣婦夜績以麻蒿自照靈芸年至十五容貌絕世隣中少年夜來竊窺終不得見咸熙元年谷習出守常山郡聞亭長有美女而家甚貧時文帝選良家子女以入六宮習以千金寶賂聘之既得乃以獻文帝靈芸聞別父母歔歔累日淚下沾衣至升車就路之時以玉唾壺承淚壺則紅色既發常山及至京師壺中淚凝如血帝以文車十乘迎之車皆縷金為輪輞丹畫其轂輓前有雜寶為龍鳳銜百子鈴鏘鏘和鳴響於林野駕青色之牛日行三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道側燒石葉之香此石重叠狀如雲母其光氣辟惡厲之疾此香腹題國所進也靈芸未至京師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時人謂為塵宵又築土為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名曰燭臺遠望如列星之墜地又於大道之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誌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闕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此七字是妖辭也為銅表誌里數於道側是土上出金之義以燭置臺下則火在土下之義漢火德王魏土德王火伏而土興土上出金是魏滅而晉興也靈芸未至京師十里帝乘雕王之輦以望車徒之盛嗟曰昔者言朝為行雲暮為行雨今非雲非雨非朝非暮改靈芸之名曰夜來入宮後居寵愛外國獻火珠龍鸞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能勝況乎龍

驚之重乃止不進夜來妙於鍼工雖處於深帷之內不用燈燭之光裁製立成非夜來縫製帝則不服宮中號為鍼神也

錄曰五帝之運迭相生死起伏因循顯於言端童謠信於春秋讖辭煩於漢末或著明先典或託見圖記僉詳河洛應運不同唐堯以炎正禪虞大漢以火德授魏世歷沿襲得其宜矣夫升名藉璧因事而來既而柔曼之質見進亦以裁縫之妙要寵媚斯婉約榮非世載取或一朝去彼疑賤延此華軒

魏明帝起凌雲臺躬自掘土羣臣皆負畚插天陰凍寒死者相枕洛鄴諸鼎皆夜震自移又聞宮中地下有怨歎之聲高堂隆等上表諫曰王者宜靜以養民今嗟歎之聲形於人鬼願省薄奢費以敦儉朴帝猶不止廣求瑰異珍賂是聚飾臺榭累年而畢諫者尤多帝乃去煩歸儉死者收而葬之人神致感眾祥皆應太山下有連理文石高十二丈狀如栢樹其文彪發似人雕鏤自下及上皆合而中開廣六尺望若真樹也父老云當秦末二石相去百餘步蕪沒無有蹊徑乃魏帝之始稍覺相近如雙闕土王陰類魏為土德斯為靈徵苑囿及民家草樹皆生連理有合歡草狀如著一株百莖晝則眾條扶疎夜則合為一莖萬不遺一謂之神草沛國有黃麟見於戊己之地皆土德之嘉瑞乃修戊己之壇黃星炳夜又起昴畢之臺祭祀此星魏之分野歲時修祀焉

任成王彰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

問彰取便利行師之決王善左右射學擊劍百步中鬚髮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為檻梟
殷之徒莫敢視彰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神勇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彰手
頓其鼻象伏不動文帝鑄萬斤鐘置崇華殿欲徙之力士百人不能動彰乃負之而趨四方聞
其神勇皆寢兵自固帝曰以王之雄武吞併巴蜀如鷓鴣銜腐鼠耳彰薨如漢東平王葬禮及喪
出空中聞數百人泣聲送者皆言昔亂軍相傷殺者皆無棺槨王之仁惠取其朽骨死者歡於
地精靈知感故人美王之德國史撰任城王舊事三卷晉初藏於祕閣

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沉明石雞色如丹大如鷲常在地中應時而鳴聲能遠徹其國聞鳴乃殺
牲以祀之當鳴處掘地則得此雞若天下太平翔飛頽頽以為嘉瑞亦為寶雞其國無雞犬聽
地中候晷刻道家云昔仙人桐君採石入穴數里得丹石雞舂碎為藥服之者令人有聲氣後
天而死昔漢武帝寶鼎元年西方貢珍怪有琥珀鷲置之靜室自於室中鳴翔蓋此類也洛書
云皇圖之寶土德之徵大魏之嘉瑞

明帝即位二年起靈禽之園遠方國所獻異鳥珍獸皆畜此園也昆明國貢嗽金鳥人云其地
去燃州九千里出此鳥形如雀而色黃羽毛柔密常翔翔海上羅者得之以為至祥聞大魏之
德被於荒遠故越山航海來獻大國帝得此鳥蓄於靈禽之園飴以珍珠飲以龜腦鳥常吐金
屑如粟鑄之可以為器昔漢武帝時人有獻神雀蓋此類也此鳥畏霜雪乃起小屋處之名曰
辟寒臺皆用水精為戶牖使內外通光宮人爭以鳥吐之金用飾釵佩謂之辟寒金故宮人相

朝曰不服辟寒金那得帝王心於是媚惑者亂爭此寶金為身飾及行卧皆懷挾以要寵幸也
魏氏喪滅池臺鞠為煨燼噉金之鳥亦自翱翔

咸熙二年宮中夜異獸白色光潔繞宮而行闈官見之以聞於帝帝曰宮闈幽密若有異獸皆
非祥也使宦者伺之果見一白虎子遍房而走候者以戈投之即中左目比往取視惟見血在
地不復見虎搜檢宮內及諸池并不見有物次檢寶庫中得一玉虎頭枕眼有傷血痕尚濕帝
該古博聞云漢誅梁冀得一玉虎頭枕云單池國所獻檢其領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
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遺寶也又按五帝本紀云帝辛殷代之末至咸熙多歷年所代代相傳
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白光如鳥雀之狀時飛翔去有司聞奏帝所羅之得一白鷺以為神
物於是以金為樊置於宮中旬日不知所在論者云金德之瑞昔師曠時有白鷺來巢檢瑞應
圖果如所論白色叶於金德師曠晉時人也古今之義相符焉

薛夏天水人也博學絕倫母孕夏時夢人遺之一篋衣云夫人必產賢明之子也為帝王之所
崇母記所夢之日及生夏之年以弱冠才辯過人魏文帝與之講論終日不怠應對如流無有
凝滯帝曰昔公孫龍稱為辯捷而迂誕誣妄今子所說非聖人之言不談子游子之儔不能過
也若仲尼在魏復為入室焉帝手制書與夏題云入室生位至祕書丞居生甚貧帝解御衣
以賜之果符元所夢名冠當時為一代高士

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雞酒之禮，慟哭之音，動於林野。翔鳥為之悽鳴，走獸為之吟伏。疇卧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平生之事。疇神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近而拜，疇泣不自支。因相與進雞酒，疇醉，虞曰：公孫瓚求子甚急，宜竄伏以避害。疇拜曰：聞君臣之義，生則盡禮，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地，死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貞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疇亦醉醒。

曹洪武帝從弟，家盈產業，駿馬成羣。武帝討董卓，夜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讓帝，其馬號曰白鵠。此馬走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濕，時人謂乘風而行，亦一代神駿也。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鵠。

錄曰：王者廓萬宇以為邦家，因海岳以為城池，固是安民養德，垂拱而治焉。去乎遊歷之費，導於敦教之道，無崇宮室，有薄林園，采椽不斲，陶唐如斯，昭儉卑宮，非食伯禹以之戒奢。迄今三代之王，失斯道矣。傷財弊力，以驕麗相誇，瓊室之侈，璧臺之富，窮神工之奇妙，人力勤苦。至於春秋，王室凌廢，城者作謳，疲於勤勞，晉築虎祈之宮，為功動於民怨。宋興澤門之役，勞者以為深嗟，姑蘇積費於前，阿房奢竭於後，自以業固河山，名超萬世，覆滅宗祀，由斯哀哀。竊觀明帝踐中區之沃盛，威靈所懾，比強列代，禎祥神寶，史不絕書，殊方珍貢，府無虛月。鼎據三方，稱雄四海，而聖教微於堯禹，列代劣於姬漢，東鯁閩吳，西病卬蜀，師旅歲興，財力日費，不能遵養黎元，遠瞻前札，宮室窮麗，池榭肆其宏廣，終取夷滅，數其然哉。任城淵謀神

百子全書
三
勇智周祥藝雖來舟逢蒙劍射之好不能加也田疇事死如生守以直節精誠之至通於神明曹洪忠烈為心愛親憂國此穆滿之駿方之白鵠可謂齊足者也

拾遺記卷八

吳

孫堅母妊堅之時。夢腸出繞腰。有一童女負之。繞吳閭門外。又授以芳茅一莖。童女語曰。此吉祥也。必生才雄之子。今賜母以土。王於翼軫之地。鼎足於天下。百年中應於異寶。授於人也。語畢而覺。旦起筮之。筮者曰。所夢童女負母繞閭門。是太白之精。感化來夢。夫帝王之興。必有神跡自表。白氣者金色。及吳滅而踐晉祚。夢之徵焉。

錄曰。按吳書云。孫堅母懷堅之時。夢腸出繞閭門。與王子之說為異。夫西方金位。以叶晉德。興亡之兆。後而効焉。蓋表吳亡而授晉也。夫六夢八徵。著明周易。授蘭懷日。事類而非。及吳氏之興。年嘉禾之號。芳茅之徵信矣。至晉太康元年。孫皓送六金鑿。云時無玉工。故以金為印璽。夫孫氏擅割。江東包卷百越。吞席漢陽。威暢中夏。富強之業。三雄比盛。時有未賓。而兵戈歲起。每梗心於叩蜀。憤慨於燕魏。四方未夷。有事征伐。因之以師旅。遵之以儉素。去以遊侈之費。塞茲雕靡之塗。不欲使四方民勞。非無王工也。固能輕彼池山。賤斯棘實。漢鄣盈軍之屑。燕棄璞於衡廡。沈河底合。義昭攸古。務崇簡約。豈非高歟。及乎吳亡時。以六代金鑿歸晉。堅母之夢驗矣。

吳主趙夫人。丞相達之妹。善畫。巧妙無雙。能於指間。以採絲織雲霞龍蛇之錦。大則盈尺。小則方寸。宮中謂之機絕。孫權常歎魏蜀未夷。軍旅之隙。思得善畫者。使圖山川地勢。軍陣之像。達

乃進其妹。權使寫九州江湖方岳之勢。夫人曰：丹青之色甚易歇滅，不可久寶。妾能刺繡作列國方帛之上，寫以五岳河海城邑行陣之形。既成，乃進於吳王。時人謂之針絕。雖棘刺木猴雲梯飛鴻，無過此麗也。權居昭陽宮倦暑，乃褰紫綃之帷。夫人曰：此不貴足也。權使夫人指其意思焉。答曰：妾欲窮慮盡思，能使下綃帷而清風自入，視外無有蔽礙，列侍者飄然自涼，若馭風而行也。權稱善。夫人乃折髮以神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弓弩之斷絃，百斷百續也。乃織為羅縠累月而成，裁為幔，內外視之，飄飄如烟，氣輕動而房內自涼。時權常在軍旅，每以此幔自隨，以為征幙。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內於枕中。時人謂之絲絕。故吳有三絕：四海無儔其妙，後有貪寵求媚者，言夫人幻耀於人王，因而致退黜，雖見疑墜，猶存錄其巧。吳亡，不知所

在。

吳主潘夫人父坐法，夫人輸入織室，容態少儔，為江東絕色。同幽者百餘人，謂夫人為神女，敬而遠之。有司聞於吳王，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戚不食，減瘦改形。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王見而喜悅，以琥珀如意撫按，即折，嗟曰：此神女也。愁貌尚能惑人，況在懽樂。乃命雕輪就織室，納於後宮。果以姿色見寵，每以夫人遊昭宣之臺，志意幸悵，既盡酣醉，唾於玉壺中，使侍婢瀉於臺下。得火齊指環，即挂石榴枝上，因其處起臺，名曰環榴臺。時有諫者云：今吳蜀爭雄，還劉之名，將為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榴環臺。又與夫人遊釣臺，得大魚，王大喜。夫人云：昔聞泣魚，今乃為喜，有喜必憂，以為深戒。至於末年，漸相譖毀，稍見離退。時人謂夫人知幾其神。吳主於是罷。

宴夫人果見棄逐釣臺基今尚存焉

錄曰趙潘二夫人妍明伎藝婉變通神抑亦漢遊洛妃之儔荆巫雲雨之類而能避妖幸之
嬖覩進退之機夫盈則有虧道有崇替居盛必衰理故明矣語乎榮悴譬諸草木華洛張弛
勢之必然巧言萋萋前王之所信惑是以申褒見列於前周班趙載詳於往漢異代同聞可
為歎也

黃龍元年始都武昌時越鴛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
聞鐘磬笙竽之聲則奮翅搖頭時人以為吉祥是歲遷都建業殊方多貢珍奇吳人語訛呼背
明為背亡鳥國中以為犬妖不及百年當有喪亂背叛滅亡之事散逸奔逃墟無烟火果如斯
言後此鳥不知所在

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為吉
祥勿毒噬我縈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中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
白鶴聳翻入雲以告承母母使筮之筮者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下升高之象
也昔吳王闔閭葬其妹殉以美女珍寶異劍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遊於
塚上白鵲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昔時之精靈今出于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檀名江表
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鵲及承生位至丞相輔吳將軍年踰九十蛇鵲之祥也

錄曰國之將亡其兆先見傳曰明神降之觀其德也及歸命面縛來降斯為效矣蛇鵲者蠱

禽之最靈張氏以為嘉瑞吳越春秋百家雜說云吳王闔閭崇飾厚葬生理美人多藏寶物數百年後靈鶴翔於林壑神虎嘯於山丘湛盧之劍飛入於楚收魂聚怪富麗已極而詭異失中不如速朽昔宋桓盛姬前史譏其驕惑羸博楊孫君子貴其合禮觀夫遠古恒詳中代求諸事迹儉泰相懸至如末世漸相誇矯生恣淫酒死則同殉委積珍寶埃塵滅身乘於同穴可為歎歎

呂蒙入吳吳主勸其學業蒙乃博覽羣籍以易為宗常在孫策座上酣醉忽卧於夢中誦周易一部俄而驚起眾人皆問之蒙曰向夢見伏犧周公文王與我論世祚興亡之事日月貞明之道莫不精窮極妙未該玄旨故空誦其文耳眾座皆云呂蒙嚙語通周易

錄曰夫精誠之至叶于幽冥與日月均其明與四時齊其契故能德會三古道合神微若鄭君之感先聖周盤之夢東里迹同事異光被遐策索隱鈎深妙於玄旨孔門羣說未若呂生之學焉

孫和悅鄧夫人常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悞傷夫人頰血流污袴嬌婉彌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購致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鬪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膏為粉散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更益其妍諸嬖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澈每於月下清夜舒之常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姝二名麗居三名洛珍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為四人合四氣香殊方異國所出凡經踐躡宴息之處香氣沾衣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因名曰百濯香或以人名香故有朝姝香麗居香洛珍香潔華香亮每遊此四人皆同輿席來侍皆以香名前後為次不得亂之所居室名為思香媚寢

蜀

先主甘后沛人也生於賤微里中相者云此女後貴位極宮掖及后長而體貌特異至十八玉質柔肌態媚容冶先主召入綃帳中於戶外望者如月下聚雪河南獻玉人高三尺乃取玉人置后側畫則講說軍謀夕則擁后而玩玉人常稱玉之所貴德比君子況為人形而不可玩乎后與玉人潔白齊潤觀者殆相亂惑嬖寵者非惟嫉於甘后亦妬於玉人也后常欲琢毀壞之乃誡先主曰昔子罕不以玉為寶春秋美之今吳魏未滅安以妖玩繼懷凡淫惑生疑勿復進焉先主乃撤玉人像嬖者皆退當斯之時君子議以甘后為神智婦人焉

糜竺用陶朱計術日益億萬之利貨擬王家有寶庫千間竺惟能賍生卹死家內馬廐屋及有古塚有伏尸夜聞涕泣聲竺乃尋其泣聲之處忽見一婦人袒背而來訴云昔漢末妾為赤眉所害叩棺見剝今袒在地羞書見人垂二百年今就將軍乞深埋并弊衣以掩形體竺許之即命之為棺槨以青布為衣衫置於塚中設祭既畢歷一年行於路西忽見前婦人所着衣皆是

青布語竺曰君財寶可支一世合遭火厄今以青蘆杖一枚長九尺報君棺槨衣服之惠竺挾杖而歸所住鄰中常見竺家有青氣如龍蛇之形或有人謂竺曰將非恠也竺乃疑此異問其家僮云時見青蘆杖自出門間疑其神不敢言也竺為性多忌信厭術之事有言中忤即加刑戮故家僮不敢言竺貨財如山不可算計內以方諸盆餅設大珠如卵散滿於庭謂之寶庭而外人不得窺數日忽青衣童子數十人來云糜竺家當有火厄萬不遺一賴君能恤斂枯骨天道不辜君德故來禳却此火當使財物不盡自今已後亦宜防衛竺乃掘溝渠周繞其庫旬日火從庫內起燒其珠玉十分之一皆是陽燄旱燥自能燒物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撲火有青氣如雲覆於火上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鸛鳥之類以禳火災鸛能水於巢上也家人乃收鸛數千頭養於池渠中以厭火竺歎曰人生財運有限不得盈溢懼為身之患害時三國交鋒軍用萬倍乃輸其寶物車服以助先主黃金一億斤錦繡氈剝積如丘壠駿馬萬疋及蜀破後無復所有飲恨而終

周羣妙閑美術識說遊岷山採藥見一白猿從絕峯而下對羣而立羣抽所佩書刀投猿猿化為一老翁握中有玉版長八寸以授羣羣問曰公是何年生答曰已哀邁也忘其年月猶憶軒轅之時始學歷數風后容成皆黃帝之史就余授歷術至顓頊時考定日月星辰之運尤多差異及春秋時有子韋子野裨竈之徒權略雖驗未得其門邇來世代興亡不復可記因以相襲至大漢時有洛下閎頗得其旨羣服其言更精勤美術及考校年歷之運驗於圖緯知蜀應

滅及明年歸命奔吳皆云周羣詳陰陽之精妙也蜀人謂之後聖白猿之異有似越人所記而
事皆迂誕似是而非

錄曰孫和孫亮劉備並惑於淫寵之玩忘於軍旅之略猶比强大魏尅伐無功可為嗟矣周
羣之學通於神明白猿之祥有類越人問劍之言其是迂誕若是而非也夫陰陽遞升五常
迭用由水火相生亦以相滅淮南子云方諸向月津為水以厭火災夫糜氏寔於珍奇削
方諸為鳥獸之狀猶土龍以祈雨也鷓鴣之音與方諸相類蓋聲之訛矣羽毛之類非可禦
烈火於義則為乖於事則違類先墳舊典說以其詳焉

拾遺記卷八終

拾遺記卷九

晉時事

武帝為撫軍時府內後堂砌下忽生草三株莖黃葉綠若總金抽翠花條莠弱狀似金盞時人未知是何祥草故隱蔽不聽外人窺視有一羌人姓姚名馥字世芬充廐養馬妙解陰陽之術云此草以應金德之瑞馥年九十八姚襄是其祖也馥好讀書嗜酒每醉時好言帝王興王之善戲笑滑稽無窮常歎云九河之水不足以清麴蘖八藪之木不足以作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凡人稟天地之精靈不知飲酒者動肉含氣耳何必木偶於心識乎好啜濁糟常言渴於醇酒羣輩嘗弄狎之呼為渴羌及晉武踐位忽思見馥立於階下帝奇其個儻擢為朝歌邑宰馥醉曰老羌異域之人遠隔山川得遊中華已為殊幸請辭朝歌之縣長充養馬之役時賜美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故都地有美酒故使老羌不復呼渴馥於階下高聲而對曰馬圍老羌漸染皇化溥天夷貊皆為王臣今若歡酒池之樂更為殷紂之民乎帝撫玉几大悅即遷酒泉太守地有清泉其味若酒馥乘醉而拜受之遂為善政民為立生祠後以府地賜張華猶有草在故茂先金盞賦云擢九莖於漢庭美三株於茲館貴表祥乎金德比名類乎相亂至惠帝元熙元年三株草化為三樹枝葉似楊樹高五尺以應三楊擅權之事時有楊駿楊瑤楊濟三弟兄號曰三楊馬圍醉羌所說之驗

錄曰不得中行狂狷可也淳于儷孟之儔因俳說以進諫至如姚馥才性容貌不與華同片

言竊諷媚足規範及其俳諧詭譎推辭指誠因物而刺言之者無罪抑亦東方曼倩之儔與
夫心胃之逸朽故有腐腸爛腸之嗜是以五味令人口爽老氏以為深誠未若甘並桂石美
斯松草含吐烟霞咀食沆瀣迟千靈於一朝方塵劫於俄頃何可淫此酣樂忘彼久視者乎
夫物有事異而名同者自非窮神達理莫能逢照豈可假於詖辭專求於邪說天命有兆歷
運攸歸何可妄信於謠訛指怪於纖草將溺所聞信諸厥術可為嗟乎

咸寧四年立芳蔬園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名曰芸薇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
爛漫春夏葉密秋蕊冬馥其寔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色紫為上蔬其味辛色黃為
中蔬其味甘色青者為下蔬其味鹹常以三蔬充御膳其葉可以藉飲食以供宗廟祭祀亦止
人渴饑宮人采帶其莖葉香氣歷日不散

錄曰大雅云言采其薇此之類也草木蔬云其實如豆昔孤竹二子避世不食周粟於首陽
山采薇而食疑是卉或云神類非一彌相惑亂可以瘡饑其色必紫百家雜說意旨相符論
其形品詳其香色雖移植芳圃芬美莫儔故薰蘭有質物性無改產乖本地逾見芬烈璧諸
董桂豈因地而辛矣當此一代是謂仙蔬實為神異

張華為九醞酒以三薇清麴蘖蘖出西羌麴出北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麥熟而獲之
蘖用水漬麥三夕而萌芽平旦雞鳴而用之俗人呼為雞鳴麥以之釀酒醇美久含令人齒動
若大醉不叫笑搖蕩令人肝腸消爛俗人謂為消腸酒或云醇酒可為長宵之樂兩說同而事

異也。閻里歌曰：寧得醇酒消腸，不與日月齊光。言耽此美酒以悅一時，何用保守靈而取長久。至懷帝末，民間園圃皆生蒿棘，狐兔遊聚。至元熙元年，太史令高堂忠奏：變惑犯紫微，若不早避，當無洛陽。乃詔內外四方及京邑諸宮觀林衛之內，及民間園圃皆植紫薇，以為厭勝。至劉石姚苻之末，此蒿棘不除自絕也。

晉太康元年，白雲起於灞水，三日而滅。有司奏云：天下應太平，帝問其故。曰：昔舜時黃雲興於郊野，夏代白雲蔽於都邑，殷代玄雲覆於林藪，斯皆應世之休徵。殊鄉絕域，應有貢其万物也。果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萬疋，其國人稱羽山之山有文石生，火烟色以隨四時，而見名為淨火。有不潔之衣，投於火石之上，雖滯污漬澀，皆如新浣。當虞舜時，其國獻黃布，漢末獻赤布，梁冀製為衣，謂之丹衣。史家云：單衣今縫掖也。字異聲同，未知孰是。

錄曰：帝王之興，叶休祥之應。天無隱祥，地無蓄寶，是以因神物以表運，見星雲以觀德。按周官有馮相氏以觀祥錄之數，晉以金德，故白雲起於灞水。山海經及異物志云：燃州之獸生於火中，以毛織為布，雖有垢膩，投火則潔淨也。兩說不同，故偕錄焉。

因墀國獻五足獸，狀如師子，玉錢千緡，其形如環，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問其使者，五足獸是何變化，對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於南海，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已下，兩足孤立。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落玄州之上，化為五足獸。則一指為一足也。其人既失兩手，使旁人割裏肉以為兩臂，宛然如舊也。因墀國在西域之北，送使者以鐵為

車輪十年方至晉。及還輪皆絕銳。莫知其遠近也。

太始元年。魏帝為陳留王之歲。有頓斯國人來朝。以五色玉為衣。如今之鎧。其使不食中國滋味。自齎金壺。壺中有漿。凝如脂。嘗一滴則壽千歲。其國有大楓木成林。高六七十里。善筭者以里計之。雷電常出樹之半。其枝交蔭於上。蔽不見日月之光。其下平淨掃灑。雨露不能入焉。樹東有大石室。可容萬人坐。壁上刻為三皇之像。天皇十三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皆龍身。亦有膏燭之處。緝石為牀。牀上有漆痕深三寸。牀上有竹簡長尺二寸。書大篆之文。皆言開闢以來事。人莫能識。或言是伏羲畫卦之時。有此書。或言是蒼頡造書之處。傍有丹石井。非人之所鑿。下及漏泉水。常沸湧。諸仙欲飲之時。以長綆引汲也。其國人皆多力。不食五穀。日中無影。飲桂漿。雲霧羽毛為衣。髮大如縷。堅韌如筋。伸之幾至一丈。置之自縮如蠶。續人髮以為繩。汲丹井之水。久久方得升之水。水中有白蛙兩翅。常來去井上。仙者食之。至周王子晉臨井而窺。有青雀銜玉杓。以授子晉。子晉取而食之。乃有雲起。雪飛。子晉以衣袖揮雲。則雲雪自止。白蛙化為雙白鳩。入雲。望之遂滅。皆頓斯國之所記。蓋其人年不可測也。使圖其國山川地勢。瑰異之屬。以示張華。華云。此神異之國。難可驗信。以車馬珍服送之出關。

張華字茂先。挺生聰慧之德。好觀祕異圖緯之部。摭採天下遺逸。自書契之始。考驗神恠。及世間閭里所說。造博物志四百卷。奏於武帝。帝詔詰問。卿才綜萬代。博識無倫。遠冠羲皇。近次夫子。然記事採言。亦多浮妄。宜更刪削。無以冗長成文。昔仲尼刪詩書。不及鬼神幽昧之事。以言

恠力亂神。今卿博物志驚所未聞，異所未見，將恐惑亂於後生，繁蕪於耳目，可更芟截浮疑，分為十卷，即於御前賜青鐵硯。此鐵是于闐國所出，獻而鑄為硯也。賜麟角筆，以麟角為筆管。此遼西國所獻，側理紙萬番。此南越所獻，後人言陟里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為名。帝常以博物志十卷置於函中，暇日覽焉。

惠帝元熙二年，改為永平元年。常山郡獻傷魂鳥，狀如雞，毛色似鳳，帝惡其名，棄而不納。復愛其毛羽，當時博物者云：黃帝殺蚩尤，有羆虎誤噬一婦人，七日氣不絕，黃帝哀之，葬以重棺石槨，有鳥翔其塚上，其聲自呼為傷魂，則此婦人之靈也。後人不得其令終者，此鳥來集其國園林之中。至漢哀平之末，王莽多殺伐賢良，其鳥亟來哀鳴，時人疾此鳥名，使常山郡國彈射驅之。至晉初，干戈始戢，四海攸歸，山野間時見此鳥，惜其名，改傷魂為相弘，及封孫皓為歸命侯，相弘之義，叶於此矣。永平之末，死傷多故，門嗟巷哭，常山有獻，遂放逐之。

太始十年，有浮支國獻望舒草，其色紅，葉如荷，近望則如卷荷，遠望則如舒荷，團團似蓋，亦云月出則葉舒，月沒則葉卷，植於宮中，因穿池廣百步，名曰望舒池。愍帝之末，移入胡，胡人將種還胡中，至今絕矣，池亦填塞。

祖梁國獻蔓金苔，色如黃金，若縈聚之大如雞卵，投於水中，蔓延於波瀾之上，光出照日，皆如火生水上也。乃於宮中穿池廣百步，時觀此苔以樂宮人。宮人有幸者，以金苔賜之，置漆盤中，照耀滿室，名曰夜明苔。著衣襟，則如火光，帝慮外人得之，有惑百姓，詔使除苔塞池，及皇家喪

亂猶有此物皆在胡中。

石季倫愛婢名翔風。魏末於胡中得之。年始十歲。使房內養之。至十五。無有比其容貌。特以姿態見美。妙別玉聲。巧觀金色。石氏之富。方比王家。驕侈當世。珍寶奇異。視如瓦礫。積如糞土。皆殊方異國所得。莫有辯識其出處者。乃使翔風別其聲色。悉知其處。言西方北方。玉聲沈重。而性溫潤。佩服者益人性靈。東方南方。玉聲輕潔。而性清涼。佩服者利人精神。石氏侍人美艷者數千人。翔風最以文辭擅愛。石崇嘗語之曰。吾百年之後。當指白日。以汝為殉。答曰。生愛死離。不如無愛。妾得為殉身。其何朽。於是彌見寵愛。崇嘗擇美容姿相類者十人。裝飾衣服。大小一等。使忽視不相分別。常侍於側。使翔風調玉以付工人。為倒龍之珮。紫金為鳳冠之釵。言刻玉為倒龍之勢。鑄金釵象鳳皇之冠。結袖繞楹而舞。晝夜相接。謂之恒舞。欲有所召。不呼姓名。悉聽珮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金色艷者居後。以為行次而進也。使數十人各含異香。行而語笑。則口氣從風而颺。又屑沈水之香如塵末。布象床上。使所愛者踐之。無形者賜以真珠百琲。有迹者節其飲食。令身輕弱。故閨中相戲曰。爾非細骨輕軀。那得百琲真珠。及翔風年三十。妙年者爭嫉之。或者云。胡女不可為羣。競相排毀。石崇受譖。潤之言。即退翔風為房老。使主羣少。乃懷怨而作五言詩曰。春華誰不美。卒傷秋落時。突烟還自低。鄙退豈所期。桂芳徒自蠹。失愛在蛾眉。坐見芳時歇。憔悴空自嗤。石氏房中。並歌此為樂曲。至晋末乃止。

石虎於太極殿前起樓。高四十二丈。結珠為簾。垂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清雅。盛夏之時。登高

樓以望四極。奏金石絲竹之樂。以日繼夜於樓下。開馬埒射場。周迴四百步。皆文石丹沙。及彩畫。於埒傍聚金玉錢貝之寶。以賞百戲之人。四廂置錦幔屋柱。皆隱起為龍鳳百獸之形。雕斲眾寶。以飾楹柱。夜往往有光明。集諸羌氏於樓上。時亢旱。春雜寶異香為屑。使數百人於樓上吹散之。名曰芳塵臺。上有銅龍。腹容數百斛酒。使胡人於樓上嗽酒。風至望之如露。名曰粘雨臺。用以洒塵樓。上戲笑之聲音震空中。又為四時浴室。用鍤石硃。為堤岸。或以琥珀為餅杓。夏則引渠水以為池。池中皆以紗縠為囊。盛百雜香。漬於水中。嚴冰之時。作銅屈龍數千枚。各重數十斤。燒如火色。投於水中。則池水恒溫。名曰燠龍溫池。引鳳文錦步障。紫蔽浴所。共宮人寵嬖者。解媠服。宴戲彌於日夜。名曰清嬉浴室。浴罷洩水於宮外。水流之所。名溫香渠。渠外之人爭來汲。取得升合。以歸其家人。莫不怡悅。至石氏破滅。燠龍猶在。鄴城池令夷塞矣。

錄曰。居室見妬。故亦奸巧之恒情。因嬌酒嬖。而非錦之辭入。至於惑聽邪謠。豈能隔於求媚。馮歡藉幸緣和嫗。而相容。是以先寵未退。盛衰之蒙兆矣。一朝愛退。皎日之誓。忽焉清奏。薄言怨刻之辭。乃作石崇功擅時資。財業傾世。遂乃歌擬房中。樂稱恒舞。季庭管室。豈獨古之貶乎。石虎席捲西京。崇麗妖虐。外僭和鸞。文物之儀。內修三英九華之號。靈祥遠貢。光耀舊都。珠璣丹紫。飾備於土木。自古以來。四夷侵掠。驕奢僭暴。擅位偷安。富有之業。莫此比焉。

拾遺記卷九終

拾遺記卷十

崑崙山

崑崙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里有雲色從下望之如城闕之象四面有風羣仙常駕龍乘鶴遊戲其間四面風者言東南西北一時俱起也又有祛塵之風若衣服塵污者風至吹之衣則淨如浣濯甘露濛濛似霧著草木則滴瀝如珠亦有朱露望之色如丹著木石赭然如朱雪灑焉以瑤器乘之如飴崑崙山者西方曰須彌山對七星之下出碧海之中上有九層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醫五百里夜至水上其光如燭第三層有禾燧一株滿車有瓜如柱有柰冬生如碧色以玉井水洗食之骨輕柔能騰虛也第五層有神龜長一尺九寸有四翼萬歲則升水而居亦能言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耨焉傍有瑤臺十二各廣千步皆五色玉為臺基最下層有流精霄間直上四十丈東有風雲雨師聞南有丹密雲望之如丹色丹雲四垂周密西有螭潭多龍螭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潭左側有五色石皆云是白螭腸化成此石有琅玕瓊琳之玉煎可以為脂北有珍林別出折枝相扣音聲和韻九河分流南有赤壁紅波千劫一竭千劫水乃更生也

蓬萊山

蓬萊山亦名防邱亦名雲來高二萬里廣七萬里水淺有細石如金玉得之不加陶冶自然光淨仙者服之東有鬱夷國時有金霧諸仙說此上常浮轉低昂有如山上架樓室常向明以開

戶牖及霧滅歇戶皆向北其西有含明之國綴鳥毛以為衣承露而飲終天登高取水亦以金銀蒼環水精火藻為階有冰水沸水飲者千歲有大螺名鯨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著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出世則浮於海際焉有殼紅色可編為席溫柔如麕毳焉有鳥名鴻我色似鴻形如禿鶩腹內無腸羽翮附骨而生無皮肉也雄雌相眄則生產南有鳥名鴛鴦似鴈徘徊雲間棲息高岫足不踐地生於石穴中萬歲一交則生鸞千歲銜毛學飛以千萬為羣推其毛長者高者萬里聖君之世來入國郊有浮筠之籐葉青莖紫子大如珠有青鸞集其上下有沙礫細如粉柔風至葉條翻起拂細沙如雲霧仙者來觀而戲焉吹風竹葉聲如鐘磬之音

方丈山

方丈之山一名蠻雉東方龍場地方千里玉瑤為林雲色皆紫有龍皮骨如山阜散百頃遇其蛻骨之時如生龍或云龍常鬪此處膏血如水流膏色黑者著草木及諸物如高漆也膏色紫先著地凝堅可為寶器燕昭王二年海人乘霞舟以雕壺盛數斗膏以獻昭王王坐通雲之臺亦曰通霞臺以龍膏為燈光耀百里烟色丹紫國人望之咸言瑞光世人遙拜之燈以火浣布為纏山西有照石去石十里視人物之影如鏡焉碎石片片皆能照人而質方一丈則重一兩昭王畚此石為泥泥通霞之臺與西王母常遊居此臺上常有眾鸞鳳鼓舞如琴瑟和鳴神光照耀如日月之出臺左右種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貢

馬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恒春矣何憂太清不至恒春一名沈生如今之沈香也有草名濡軒葉色如紺莖色如漆細軟可紫海人織以為席薦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國之寶莎蘿為經莎蘿草細大如髮一莖百尋柔軟香滑羣仙以為龍骨之饜有池方百里水淺可涉泥色若金而味辛以泥為器可作舟矣百鍊可為金色青照鬼魅猶如石鏡魑魅不能藏形矣

瀛洲

瀛洲一名魂洲亦名環洲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
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為雲如慶雲之麗無以加也有樹名影木日中視之如列星萬歲一實
實如仄青皮黑艸食之骨輕上如華蓋羣仙以避風雨有金縷之觀飾以重環直上干雲中有
青瑤鳥覆以雲紬之素刻碧玉為倒龍之狀懸火精為日刻黑玉為鳥以水精為月青瑤為蟾
兔於地下為機板以測昏明不虧弦望時時有香風冷然而至張袖受之則歷年不歇有獸名
嗅石其狀如麒麟不食生卉不飲濁水嗅石則知有金玉吹石則開金沙寶璞粲然而可用有
草名芸苗狀如菖蒲食葉則醉餌根則醒有鳥如鳳身紺翼丹名曰藏珠每鳴翔而吐珠累
斛仙人常以其珠飾仙裳蓋輕而耀於日月也

員嶠山

員嶠山一名環丘上有方湖周迴千里多大鵲高一丈街不周之粟穗穗高三丈粒皎如玉鵲
銜粟飛於中國故世俗間往往有之其粟食之歷月不饑故呂氏春秋云粟之美者有不周之

粟馬東有雲石廣五百里駁駱如錦扣之片片則蒼然雲出有木名猗桑煎椹以為蜜有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有鱗以霜雪覆之然後作蠶長一尺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以之投火經宿不燎唐堯之世海人獻之堯以為黼黻西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岳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矣有草名芸蓬色白如雪一枝二丈夜視有白光可以為杖南有移池國人長三尺壽萬歲以茅為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人皆雙瞳修眉長耳殮九天之正氣死而復生於億劫之內見五岳再成塵扶桑萬歲一枯其人視之如旦暮也北有浣腸之國甜水繞之味甜如蜜而水強流迅急千鈞投之入久乃沒其國人常行於水上逍遙於絕岳之嶺度天下廣狹繞八柱為一息經四軸而暫寢捨塵吐霧以筭歷劫之數而成邱阜亦不盡也

岱輿山

岱輿山有員淵千里常沸騰以金石投之則爛如土矣孟冬水涸中有黃烟從地出起數丈烟色萬變山人掘之入數尺得焦石如炭滅有碎火以蒸燭投之則然而青色深掘則火轉盛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炙人衣則焦刈之為席方冬彌溫以枝相摩則火出矣南有平沙千里色如金若粉屑靡靡常流鳥獸行則沒足風吹沙起若霧亦名金霧亦曰金塵沙著樹粲然如黃金塗矣和之以泥塗仙宮則是昱明粲也西有玉山其石五色而輕或似履舄之狀光澤可愛有類人工其黑色者為勝眾仙所用焉北有玉梁千丈駕玄流之上紫苔覆漫味

甘而柔滑。食者千歲不饑。玉梁之側有斑斕自然雲霞龍鳳之狀。梁去五流千餘丈。雲氣生其下。傍有丹桂紫柱白桂皆直上百尋。可為舟航。謂之文柱之舟。亦有沙棠豫章之木。長千尋。細枝為舟。猶長十丈。有七色芝生梁下。其色青光輝耀。謂之蒼芝。螢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梁有五色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挂。黑者如鳥。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二寸。色如翠。赤者止于石穴。穴吐入天。視日出。恒在其上。有獸名噉月。形似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此獸夜噴白氣。其光如月。可照數十畝。軒轅之世。獲焉。有遙香草。其花如丹。光耀入月。葉細長而白。如忘憂之草。其花葉俱香。扇馥數里。故名。遙香草。其子如薏中實。甘香。食之累月不饑渴。體如草之香。久食延齡萬歲。仙人常採食之。

昆吾山

昆吾山。其下多赤金色。如火。昔黃帝伐蚩尤。陳兵於此地。掘深百丈。猶未及泉。惟見火光如星。地中多丹。鍊石為銅。銅色青而利。泉色赤。山草木皆劍利。土亦鋼而精。至越王句踐。使工人以白馬白牛。祠昆吾之神。採金鑄之以成八劍之精。一名掉日。以之指日。則光晝。暗金陰也。陰盛則陽滅。二名斷水。以之劃水。開即不合。三名轉魄。以之指月。蟾兔為之倒轉。四名懸翦。飛鳥遊過。觸其刃如斬。截焉。五名驚鯢。以之泛海。鯨鯢為之深入。六名滅魂。挾之夜行。不逢魑魅。七名卻邪。有妖魅者。見之則伏。八名真剛。以切玉斷金。如削土木矣。以應八方之氣。鑄之也。其山有獸。大如兔。毛色如金。食土下之丹石。深穴地以為窟。亦食銅鐵。膽腎皆如鐵。其雌者色白如銀。

昔吳國武庫之中。兵刃鐵器。俱被食盡。而封署依然。王令檢其庫穴。獵得雙兔。一白一黃。殺之。開其腹。而有鐵膽。賢方知。兵刃之鐵。為兔所食。王乃召其劍工。令鑄其膽。賢以為劍。一雌一雄。號于將者。雄號鑊。鄧者雌。其劍可以切玉。斷犀。王深寶之。遂霸其國。後以石匣埋藏。及晉之中興。夜有紫色衝斗牛。張華使劉煥為豐城縣令。掘而得之。華與煥各寶其一。拭以華陰之土。光耀射人。後華遇害。失劍所在。煥子佩其一劍。過延平津。劍鳴飛入水。及入水尋之。但見雙龍。纏屈於潭下。目光如電。遂不敢前取矣。

洞庭山

洞庭山。浮於水上。其下有金堂數百間。玉女居之。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楚懷王之時。舉羣才賦詩於水湄。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忘老。雖歲池九韶。不得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常繞山以遊宴。舉四仲之氣。以為樂章。仲春。樺中夾鐘。乃作輕風流水之詩。醺於山南。時中。麩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後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原以忠見斥。隱於沅湘。披蓁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柏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為之立祠。漢末猶在其山。又有靈洞。入中常如有燭於前。中有異香芬馥。泉石明朗。採藥石之人。入中如行十里。迥然天清霞耀。花芳柳暗。丹樓瓊宇。宮觀異常。乃見眾女霓裳。冰顏艷質。與世人殊別。未邀採藥之人。飲以瓊漿。金液。延入璇室。奏以簫管。絲桐。箏。今還家。贈之丹醴之訣。雖懷慕戀。且思其子息。却還洞穴。還若燈燭。導引便絕。

饑渴而達舊鄉已見邑里人戶各非故鄉鄰唯尋得九代孫問之云遠祖入洞庭山採藥不還
今經三百年矣其人說於鄰里亦失所之

錄曰按禹貢山海正史說名山大澤或不列書圖著於編雜之部或有乍無或同乍異故使
覽者迴惑而疑焉至如列子所說員嶠岱輿瑰奇是聚先墳莫記蓬萊瀛洲方丈各有別名
昆吾神異張騫亦云焉觀華戎不同寒暑律人猶禽至其異氣雲水草木怪麗殊形攷之載
籍同其生類非夫貴遠體大則笑其虛誕俟諸宏博驗斯靈異焉

拾遺記卷十終

搜神記序

晉散騎常侍新蔡千寶令升撰

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目之所親聞覩也又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呂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說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冊猶尚若此况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迹言無異途然後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筆記之官學士不絕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余之罪也若使採訪近世之事苟有虛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及其著述亦足以發明神道之不誣也羣言百家不可勝覽耳目所受不可勝載今粗取足以演八略之旨成其微說而已幸將來好事之士錄其根體有以游心寓目而無尤焉